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2nB272

明州天童景德禪寺宏智覺禪師語錄

宋 正覺說　淨啟重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目次
  - 上堂
  - 晚參
  - 示眾
  - 拈古
  - 頌古
  - 機緣
  - 四轉靈機
  - 崇先真歇了禪師塔銘
  - 大用庵銘
  - 題衛寺湛六堂
  - 治塗田
  - 示眾
  - 僧堂記
  - 行實
  - 塔銘(有序)
  - 祭文
  - 大慧杲禪師題師像讚
  - 陸游題師像讚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天童宏智覺禪師語錄序

洞上宗風，自同安兩世至芙蓉、長蘆，卓然今古。天童宏智禪師與大慧杲、真歇了同時。智住天童、慧住育王，其唱酬入滅事頗著神異。紹興迄今殆數百年，語句散亡罕睹全錄，晴雲法兄於他家雜見者，廣為搜緝，勒成一卷。昔靈山法藏傳彼貝多，韶陽語句得自衣裓，此皆目擊口宣借書在手。晴兄嘿契古人，探微集逸，能使太白山巔自開生面，固知金鍼玉線迴異尋常，陽燧取日、方諸印月也。洞山宗旨持以問之，此集功位宛然新豐尚在矣！

逸亭居士徐繼恩拜題

明州天童景德禪寺宏智覺禪師語錄目次

卷一
- 上堂
- 晚參
- 示眾

卷二
- 舉古

卷三
- 頌古

卷四
- 機緣
- 塔銘
- 銘
- 偈
- 記

明州天童景德禪寺宏智覺禪師語錄卷一

武林苕溪鳳山後學淨啟重編

上堂

上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俙曉，笑指家風爛熳春。」

上堂，舉：「《參同契》云：『回互不回互。』僧問雲門：『如何是回互？』門指板頭云：『不可喚作板頭。』僧云：『如何是不回互？』門云：『者箇是板頭。』」師云：「石頭舌頭無骨，雲門眼裏有筋，千古之下聲光赫奕。如今要把手共行，直須恁麼始解不恁麼，然後沒交涉。還相委悉麼？少年曾決龍蛇陣，潦倒還聽稚子歌。」

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琉璃地。」

上堂，舉：「白水垂語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僧便問：『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水云：『應真無比。』僧云：『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水云：『白淨無垢。』」師云：「白水老人可謂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具足千變萬化，秖箇赤手空身；不受一滴塵，直是滿眼滿耳。還見麼？立足無閑地，知心有幾人？」

上堂，舉：「金峰示眾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若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禮拜，峰云：『休！休！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人。』」師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者僧擬乎強取，金峰又卻不甘。還知蚌鷸相持，盡落漁人之手？若也辯得函蓋箭鋒，金峰一院兩手分付。」

上堂，舉：「僧問曹山：『子歸就父，為什麼父全不顧？』山云：『理合如斯。』僧云：『父子之恩何在？』山云：『始成父子之恩。』僧云：『如何是父子之恩？』山云：『刀斧斫不開。』」師云：「翡翠簾垂，絲綸未降，紫羅帳合，視聽難通。犯動毫頭，月昇夜戶，密移一步，鶴出銀籠。還知麼？脫身一色無遺影，不坐同風落大功。」

上堂：「今日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秖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此[〇@水]相，曰：「秖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相，復曰：「若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

上堂，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師云：「不起一念，向道須彌，舌頭一臠肉，口唇兩片皮。雲門機用妙如許，不落是非知不知？」

上堂，舉：「風穴垂語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家國喪亡。』」師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復頌云：『幾許歡心幾許愁，好看野老兩眉頭，家邦平貼清如鏡，水瘦山空一樣秋。』」

上堂，舉：「鏡清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如何？』雲云：『露柱懷胎。』清云：『分後如何？』雲云：『如片雲點太清。』清云：『秖如太清還受點也無？』雲不對。清云：『恁麼則含生不來也。』雲亦不對。清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雲云：『猶是真常流注。』清云：『如何是真常流注？』雲云：『如鏡常明。』清云：『向上更有事不？』雲云：『有。』清云：『如何是向上事？』雲曰：『打破鏡來，與子相見。』」師云：「分與未分，玉機夜動；點與不點，金梭暗拋。直是一色純清，未得十成安穩。且道打破鏡來向什麼處相見？還會麼？清秋老兔吞光後，湛水蒼龍蛻骨時。」

上堂，舉：「石鞏上堂，乃張弓架箭，三平擘開胸當之。鞏云：『一張弓、兩隻箭，秖射得半箇聖人。』」師云：「石鞏習氣不除，三平相席打令，卻云：『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秖射得半箇聖人。』豈不是以己方人？大都不入驚人浪，到了難尋稱意魚。」

上堂：「空劫有真宗，聲前問己躬，赤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的的三乘外，寥寥一印中，卻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

上堂，舉：「雪峰住庵，二僧來拜。峰見，兩手托門，放身出云：『是什麼？』僧云：『是什麼？』峰低頭歸庵。僧到巖頭，頭問：『什麼處來？』僧云：『嶺南來。』頭云：『曾到雪峰麼？』僧云：『曾到。』頭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云：『他道什麼？』僧云：『他無語，低頭歸庵。』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若向他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頭云：『何不早問？』僧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峰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者是！』」師云：「切磋琢磨，變態淆訛，葛陂化龍之杖，陶家居蟄之梭，同條生兮有數，同條死兮無多。末後句，只者是，風舟載月浮秋水。」

上堂，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缽去。』」師云：「粥罷令教洗缽盂，豁然心地自相符，而今參飽叢林客，且道其問有悟無？」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門云：『花藥欄。』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門云：『金毛獅子。』雪竇著語云：『太無端。』」師云：「賊來須打，客來須待。雲門、雪竇二俱作家，者裏莫有恁麼去者麼？切忌撞頭磕額。」

上堂，舉：「誌公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師云：「弄精魂漢有甚麼限？玄沙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真個道場。』」師云：「奇怪！八十翁翁入場屋，不是小兒嬉。且道利害在甚麼處？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上堂，舉：「藥山久不陞座，院主請為眾說法。眾纔集，山登座良久，便歸方丈。院主云：『和尚何不為眾說法？』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師云：「家法簡嚴，非二非三，月來明湛水，雲退露寒嵓。真機自得，妙處誰參？不是文殊白槌後，也應千古屈瞿曇。」

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卻來底人？」師曰：「滿頭白髮離嵓谷，半夜穿雲入市廛。」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宗則易，宗中辯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雞未報家林曉，隱隱行人過雪山。」

上堂，舉：「僧問魯祖：『如何是不言言？』祖云：『汝口在甚麼處？』僧云：『無口。』祖云：『將什麼喫飯？』僧無對。」師云：「者僧只解握死蛇頭，不能捋猛虎鬚。當時待他問：『你口在什麼處？』便與一喝，拂袖便行。直饒魯祖全機，往往做手腳不及。」

上堂，舉：「仰山夢往彌勒內院居第二座，有一尊者白椎云：『今日當第二座說法。』仰乃起白椎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次日，舉似溈山，溈云：『子已登聖位。』」師云：「玉女依稀夜動機，錦絲歷歷吐梭璣，水天湛碧全功墮，雪月寒清一色迷。諸禪德！全功負墮，一色猶迷，作麼生體悉得相應去？權挂垢衣云是佛，卻披珍御復名誰？」

上堂：「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為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為甚麼合眼不得？許多病痛與你一時拈卻了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還會麼？擘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

上堂，舉：「雲門因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祇對？』門云：『大眾退後。』僧云：『未審過在甚麼處？』門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師云：「大眾退後，衲僧去就，豈用機關，那容體究？蓑翁老熟慣風波，櫓橈不施船放淄。」

上堂，舉：「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山云：『曹山不如。』僧云：『出世後如何？』山云：『不如曹山。』」師云：「佛與曹山主賓互換，出世不出世各具一隻眼，未有長行而不住，長住而不行。還會麼？幽洞豈拘關鎖意？縱橫不涉兩頭機。」

上堂，舉：「雲門示眾云：『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空，山河大地是名，身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匝匝之波，直得亡知於覺，覺即佛性矣。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師云：「賓主不諧，二俱有過，各與二十棒。祇如向上一竅又作麼生？犀因玩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上堂，舉：「石霜因僧自洞山來，霜問：『洞山和尚有何言句？』僧云：『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們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去？」』霜曰：『有人下語否？』僧曰：『無。』霜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舉似洞山，山曰：『瀏陽有古佛耶！』」師曰：「出門是草，涉芊芊莽莽之間；葉落知秋，墮黯黯青青之處。到者裏，須體取機雖轉紐印未成文處始得。」良久云：「水明老蚌懷胎後，雲重蒼龍退骨時。」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門云：『缽裏飯，桶裏水。』」師云：「塵塵三昧，彼彼不外，千峰向嶽，百川赴海。更無一法不如來，只箇堂堂觀自在。」

上堂，舉：「乾峰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往徑山去。』峰曰：『來日不得普請。』」師云：「坐斷十方，千差路絕；放開一線，萬派朝宗。二尊宿開拓家風，方見衲僧去就。還端的麼？太平天子寰中旨，汗血將軍塞外心。」

上堂，舉：「首山念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山云：『新婦騎驢阿家牽。』」師云：「新婦騎驢阿家牽，體段風流得自然，堪笑效顰鄰舍女，向人添醜不成妍。」

上堂，舉：「香林遠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師云：「老大叢林快說禪，不將禪挂口皮邊，谷深山遠空無像，何處人呼應不圓？」

上堂，舉：「僧到夾山，山問：『近離甚處？』曰：『洞山。』山曰：『洞山有何言句？』曰：『和尚道：我有三路接人。』夾山曰：『有何三路？』曰：『鳥道、玄路、展手。』山曰：『實有此三路耶？』曰：『是。』山曰：『鬼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後浮山遠著語云：『不因黃葉落，爭知是一秋？』」師云：「欲明三的旨，莫向二邊求。」復云：「洪波浩渺接盲龜，鳥道無私絕有為，開口見心玄路香，扇兒遮面露蛾眉。」

上堂：「一點環中照極微，智無功處卻存知，緣思淨盡無餘事，半夜星河斗柄垂。」

上堂，舉：「盤山垂語云：『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亦是指蹤極則。』」師云：「有錢不解使，解使卻無錢。且道作麼生得十成去？娶他年少婦，須是白頭兒。」

晚參

晚參，舉：「大耳三藏得他心通，朝見肅宗帝，帝命忠國師驗之。藏見國師便禮拜，側立於右。國師云：『汝得他心通是不？』藏云：『不敢。』國師云：『汝道老僧秖今在什麼處？』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在西川看競渡？』國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國師第三次問：『老僧即今在什麼處？』藏罔知去處，國師叱云：『者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師云：「三藏不見國師則且置，你道國師自知下落處麼？若謂自知，則百鳥銜花，諸天供養，未有休日。且道正當恁麼時，落在什麼處？」

晚參，舉：「陸亙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有時坐、有時臥，欲鐫作佛，得不？』泉云：『得。』陸云：『莫不得不？』泉云：『不得。』雲巖云：『坐則佛，不坐則非佛。』洞山云：『不坐則佛，坐則非佛。』」師云：「轉功就位，轉位就功，還他洞上父子。且道南泉意作麼生？直是針錐不得。」

晚參，舉：「佛前有一女子入定，佛敕文殊出定，殊乃運神力托上梵天出定不得，佛乃云：『下方罔明大士能出此定。』須臾，罔明至，敕令出定，罔明彈指三下，女子便出定。」師云：「若定若動，當人變弄，鴻毛輕而不輕，太山重而非重。還知老瞿曇鼻孔在我手裏麼？」

晚參，舉：「雪峰與三聖行次，見一隊猢猻，峰云：『秖者猢猻各各背一面古鏡。』聖云：『歷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峰云：『瑕生也。』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師云：「當時若見雪峰道：『瑕生也。』但近前云：『喏喏！』且道何故如此？爭之不足，讓之有餘。」

晚參，舉：「法眼問覺上座：『船來？陸來？』覺云：『船來。』眼云：『船在甚麼處？』覺云：『船在河裏。』覺退，眼問傍僧云：『你道適來者僧具眼不具眼？』」師云：「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昧毛色而得馬，靡絲絃而樂琴，結繩畫卦有許事，喪盡真淳太古心。」

晚參，舉：「曹山問德上座：『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德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則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德云：『和尚又如何？』山云：『如井覷驢。』」師云：「驢覷井，井覷驢，智容無外，淨涵有餘，肘後誰分印？家中不蓄書。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晚參，舉：「長慶示眾云：『淨潔打疊了，近前就我索，驀脊與你一棒。有者棒到你，你須具大慚愧；若無者一棒到你，你向甚麼處會？』」師云：「開口喫常住飯，展腳臥長連床，求箇知慚愧者難得。還知長慶棒落處麼？雷開蟄戶電燒尾，引出崢嶸頭角來。」

晚參，舉：「黃檗示眾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腳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僧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師云：「岐分絲染太勞勞，葉綴花聯敗祖曹，妙握司南造化柄，水雲器具在甄陶。屏割繁碎，剪除氄毛，星衡藻鑑，玉尺金刀。黃檗老！察秋毫，坐斷春風不放高。」

晚參，舉：「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吾云：『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巖云：『我會也。』吾云：『汝作麼生會？』巖云：『遍身是手眼。』吾云：『道即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巖云：『師兄作麼生？』吾云：『通身是手眼。』」師云：「一竅虛通，八面玲瓏，無象無私春入律，不留不礙月行空。清淨寶目功德臂，遍身何似通身是？現前手眼顯全機，大用縱橫何忌諱？」

晚參，舉：「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為什麼不得他衣缽？』山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得他衣缽！且道什麼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轉語，不契，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受。』山深肯之。雪竇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必應是瞎。』」師云：「長蘆則不然，直須將來，若不將來，爭知不受？若不不受，爭免將來？將來底必應是眼，不受底真箇是瞎。還會麼？照盡體無依，通身合大道。」

晚參，舉：「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托缽至法堂，峰云：『者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缽向什麼處去？』山便歸方丈。峰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巖頭問：『汝不肯老僧那？』巖密啟前意，山乃休去。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巖撫掌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師云：「末後句，會也無？德山父子太含糊，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樽前唱鷓鴣。」

晚參，舉：「密師伯與洞山行，見白兔子面前走過，密云：『俊哉！』山云：『作麼生？』密云：『如白衣拜相。』山云：『老老大大作者箇語話。』密云：『你作麼生？』山云：『積代簪纓，暫時落魄。』」師云：「抗力霜雪，平步雲霄，下惠黜國，相如過橋。蕭曹謀略能成漢，果許身心欲避堯，寵辱若驚深自信，真情參跡混漁樵。」

晚參，舉：「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嚴云：『一物不將來，放下箇什麼？』州云：『恁麼則擔取去。』」師云：「不防細行輸先手，自覺心麤愧撞頭，局破腰間斧柯爛，洗清凡骨共僊遊。」

晚參，舉：「僧問青林虔禪師：『學人徑往時如何？』林云：『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僧云：『當頭時如何？』林云：『喪子性命。』僧云：『不當頭時如何？』林云：『亦無迴避處。』僧云：『正當恁麼時如何？』林云：『失卻了也。』僧云：『未審向甚麼處去？』林云：『草深無覓處。』僧云：『和尚也須隄防始得。』林撫掌云：『一等是箇毒氣。』」師云：「三老暗轉柁，孤舟夜回頭，蘆花兩岸雪，煙水一江秋。風力扶帆行不棹，笛聲喚月下滄洲。」

晚參，舉：「巖頭辭德山，山云：『子向甚麼處去？』頭云：『暫辭和尚下山去。』山云：『子他後作麼生？』頭云：『不忘和尚。』山云：『子憑何有此語？』頭云：『豈不聞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山云：『如是！如是！善自護持。』」師云：「德山尋常棒下不立佛祖，及乎到者時節得恁麼老婆，雖然是養子之緣，爭免得後人檢責？待伊道：『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拽拄杖，驀脊便打。」

晚參，舉：「《金剛經》云：『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師云：「綴綴功過，膠膠因果。鏡外狂奔演若多，杖頭擊著破灶墮。破，來相賀，卻道從前辜負我。」

晚參，舉：「劉鐵磨到溈山，山云：『老牸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山放身臥倒，磨便出。」師云：「百戰功成老太平，優柔誰肯苦爭衡？玉鞭金馬閒終日，明月清風富一生。」

晚參，舉：「南泉垂語云：『王老師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去，不免犯官家苗稼；擬向溪西去，不免犯官家苗稼。爭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云：「南泉牧牛可謂奇特，直得一切處關防不得。為甚麼如此？是他隨分納些些。」

晚參，舉：「僧問乾峰：『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峰以柱杖一畫，云：『在者裏。』僧復問雲門，門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師云：「入手還將死馬醫，反魂香欲起君危，一期拶出通身汗，方信儂家不惜眉。」

晚參，舉：「米胡和尚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否？』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第二頭何？』胡深肯之。」師云：「第二頭號分悟迷，快須撒手捨筌罤，功兮未盡成胼拇，智也難知覺噬臍。兔老冰盤秋露泣，鳥寒玉樹曉風棲，持來大仰辨真假，痕玷渾無貴白圭。」

晚參，舉：「黃蘗問百丈：『從上相承底事，如何指示於人？』丈踞坐，蘗云：『後代兒孫將何傳授？』丈云：『將為你是箇人。』便歸方丈。」師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還他百丈。黃蘗不是不知有，且要此話大行。還會百丈歸方丈麼？林間風葉落，化外水天秋。」
晚參，舉：「僧問夾山：『撥塵見佛時如何？』山云：『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云：『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僧回，舉似夾山，山乃上堂舉了云：『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師云：「拂牛劍氣洗兵威，定亂歸功更是誰？一旦氛埃清四海，垂衣皇化自無為。」
晚參，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云：「芥城劫石妙窮初，活眼寰中照廓虛，不許夜行投曉到，家音未肯付鴻魚。」
晚參，舉：「風穴垂語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家國喪亡。』」師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復云：「皤然渭水起垂綸，何似首陽清餓人？只在一塵分變態，高名勛業兩難泯。」

示眾

示眾：「參學眼目須辨來端，莫認頑空便為自己，洞山五位曲為今時，不究根源妄生階塹。古德云：『莫將真際雜頑空。』又云：『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又云：『莫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還須到本鄉。』正偏之旨妙在體前，五位君臣功勳王子名異體同，毫髮有差誤，萬劫繫驢橛。君為正位，臣為偏位。君視臣為正中偏，臣奉君為偏中正，君臣道合兼帶語也。如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乾坤大地，色空明暗盡屬今時，傍求妙協切忌當頭明顯玄旨，是正中來。交鋒兩刃不懼死生，泥牛吼月、木馬嘶風、火裡蓮花方有出身之路，是兼中至。直造玄宗，不坐他床榻，冥應眾緣不隨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是兼中到。朕兆未萌，會要借功明位；影響纔露，還須借位明功。分一句子，菊花紅蓼正芬芳；借一句子，月船親到水雲鄉。恁麼時、恁麼處、恁麼來、恁麼去。其來也內紹到家，其去也傍分借路。月色練鋪江曲，蘆花月映門頭，分明只是箇人，宛轉歸來舊處。」
天童宏智覺禪師語錄卷一

明州天童景德禪寺宏智覺禪師語錄卷二

武林苕溪鳳山後學淨啟重編

拈古

舉：「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擯出文殊，纔近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汝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

拈云：「金色頭陀，有心無膽，當時盡令而行，莫道百千萬億文殊，秖者黃面瞿曇也與擯出。若能如是，不唯壁立真風，亦令後人知我衲僧門下著你閑佛祖不得。」

舉：「臥輪禪師偈云：『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六祖聞云：『慧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拈云：「葵花向日，柳絮隨風。」

舉：「百丈上堂，大眾方集，以拄杖一時打去，復召云：『大眾！』眾回首，丈云：『是什麼？』黃蘗上堂，大眾方集，復召云：『大眾！』眾回首，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雪竇云：『若是雪竇集眾，以拄杖打散便休。』」

拈云：「下媒求鴿，直鉤釣魚，各有接物利生底手段，若是牢籠不住、呼喚不回底漢，又作麼生？」以拄杖擊香臺一下。

舉：「南泉、歸宗、麻谷禮拜忠國師，泉於路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宗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泉云：『恁麼則不去也。』宗云：『是何心行？』」

拈云：「我當時若見，便與撥卻圓相，不唯打破南泉窠窟，亦乃教歸宗無著身處、麻谷呈伎倆不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果然！果然！」

舉：「洞山到北巖，巖問：『什麼處來？』山云：『湖南來。』巖云：『觀察使姓什麼？』山云：『不得姓。』巖云：『名什麼？』山云：『不得名。』巖云：『還理事也無？』山云：『自有廊幕在。』巖云：『還出入不？』山云：『不出入。』巖云：『豈不出入？』山拂袖出去。巖來日侵蚤入堂，召洞山云：『昨日問上座話，不稱老僧意，一夜不安。今請上座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云：『卻請和尚。』巖云：『不出入事如何？』山云：『太尊貴生！』巖乃開粥同過夏。」

拈云：「主張門戶自有傍來，拱默威嚴誰敢正視？借功施設，轉位提持，全成左右分權，不犯尊貴一路。還知尊貴處麼？寶殿無人空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

舉：「法燈開堂謂眾曰：『山僧本欲潛棲巖竇，秖緣清涼老人有不了底公案，今日出來為他分析。』僧云：『如何是不了底公案？』燈便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什麼處？』燈云：『過在我殃及你。』」

拈云：「者僧若是箇漢，出來便與掀倒禪床，不唯自己有出身之路，亦免見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舉：「香嚴垂語云：『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腳不踏枝，樹下有人問西來意？若不對，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即是？』有虎頭招上座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香嚴呵呵大笑。」雪竇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拈云：「虎頭上座是箇惡賊，用無義手打不防家，直饒本色作家往往做手腳不辦。雪竇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到者裏亦秖得藏身露影。還會香嚴做處麼？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見太平。」

舉：「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雪竇云：「劈腹剜心。」

拈云：「露裸裸、圓陀陀，直是無稜縫。且道風穴無稜縫何似雪竇無稜縫？還會麼？和光惹事，刮篤成家。」

舉：「玄沙問鏡清：『古人道：不見一法是大過患，你且道不見甚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者箇法麼？』沙云：『浙中清水白米從你喫，佛法未夢見在。』」

拈云：「鏡清當時恁麼荅，玄沙末後恁麼道，還相契也？然則鏡清久不作佛法夢，也須是玄沙同參始得。」

舉：「蓮花峰庵主拈拄杖示眾云：『古人到者裏，為什麼不肯住？』眾無語。自代云：『為他途路不得力。』復云：『畢竟如何？』又自云：『椰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拈云：「負人不負出，本色住山人，思大吞盡諸佛，普眼不見普賢。且道病在什麼處？」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舉：「雪峰云：『飯籮邊坐地，餓死人無數；海水邊坐地，渴殺人無數。』玄沙云：『飯籮裏坐，餓死人無數；海水沒頭，渴殺人無數。』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拈云：「我即不然，飯籮裏坐，脹殺人無數；海水沒頭，浸殺人無數。以前傷乎不吞，以後失乎不吐。秖如雲門道：『通身是飯，通

身是水。』到者裏無你吞吐處。」

舉：「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門云：『蓮花。』僧云：『出水後如何？』門云：『荷葉。』」

拈云：「靈龜無卦垂，空殼不勞鑽。」

復舉：「僧問淨眾：『蓮花未出水時如何？』眾云：『菡萏滿池流。』僧云：『出水後如何？』眾云：『葉落不知秋。』」

拈云：「李陵持漢節，潘閬倒騎驢。」

舉：「雲蓋問石霜：『萬戶俱開即不問，萬戶俱閉時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麼生？』蓋無語，經半年方乃云：『無人接得渠。』霜云：『道即太煞道，秖道得八成。』蓋云：『和尚作麼？』霜云：『無人識得渠。』」

拈云：「穩密田地，忌墮功勳，貼體衣裳，會須脫卻。宗中辨的，量外轉機，須仔細始得。同中之異，酌然尚帶依稀；異中之異，直是難臻妙極。還到石霜父子轉側處麼？燭曉玉人初破夢，夜寒青女未登機。」

舉：「睦州示眾云：『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僧問：『如何是裂開？』州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恁麼道，汝又作麼生？』僧云：『某甲不與麼。』州云：『盞子撲落地，楪子成八片。』僧云：『如何是捏聚？』州斂手而坐。」

拈云：「睦州用處，直是長三短五、七縱八橫，撒在面前、拋在腦後，不妨奇特。然則門庭施設自是一家，入理深談不啻百步。」

舉：「《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

拈云：「世尊說如來禪，法眼祖師禪，會得甚奇特，不會也相許。」

舉：「馬祖見僧來，便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便入，祖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祖靠卻柱杖便休。」

拈云：「跨門之機，室中之意，具眼者分明辨取。」

舉：「僧問廣德：『如何是靈利底人？』德云：『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到早先知。』又問：『如何是靈利底人？』德云：『垢膩汗衫皂角洗。』又問：『如何是靈利底人？』德云：『古墓毒蛇頭戴角。』」

拈云：「一句子把定要關，一句子不存軌則，一句子體用雙照，若人會得許你靈利。還端的麼？枯龜妙在孫臏手，一灼爻分十字文。」

舉：「雪峰問僧：『什麼處去？』僧云：『普請去。』峰云：『去！』」

拈云：「莫動著，動著三十棒。雲門云：『隨語識人。』」師云：「又是為蛇畫足。」

舉：「漸源因寶蓋來相看，源乃捲簾入方丈坐，蓋下卻簾歸客位。源令侍者傳語云：『遠涉不易，猶隔津在。』纔語了，蓋便打一掌。者云：『有堂頭和尚在，莫打某甲。』蓋云：『秖為有和尚在，所以打你。』者迴舉似源，源云：『猶隔津在。』」

拈云：「酌然猶隔津在，然則各各彼彼自是一家，且作麼生得同生同死共命連枝去？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

舉：「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據二老總未勦絕在，作麼生得勦絕去？』慶良久，福云：『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慶云：『汝又作麼生？』福云：『兩手扶犁水過膝。』」

拈云：「俱亡未亡，奪人奪境，為什麼保福不肯長慶？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舉：「乾峰示眾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更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在。』雲門出云：『庵內人為什麼不知庵外事？』峰呵呵大笑。門云：『猶是學人疑處。』峰云：『子是甚麼心行？』門云：『也要和尚相委悉。』峰云：『直須恁麼始得穩坐地。』門云：『喏喏！』」

拈云：「坐著病在膏肓，用著光不透脫，直饒縱橫十字圓轉一機，也未知有向上一竅在。還得穩坐地麼？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舉：「溈山問仰山：『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仰云：『某甲鋤得一片余，下得一籮種。』溈云：『子今夏不虛過。』仰云：『和尚今夏作甚麼？』溈云：『日中一飯，夜後一寢。』仰云：『和尚今夏亦不虛過。』仰山道了乃吐舌。溈云：『寂子何得自傷己命？』」

拈云：「少當努力，老合歇心，者一夏總不虛過，為什麼仰山道了吐舌？若點檢得出，禍不入慎家之門。」

舉：「趙州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

拈云：「沉空滯跡，犯手傷鋒，俱未是衲僧去就。直須莫入人行市，坐他床榻，正不立玄，偏不附物，方能把住放行有自由分。」

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濟：『還有賓主也無？』濟云：『賓主歷然。』」

拈云：「殺人刀，活人劍，在臨濟手裏。雖然如是，當時便與一喝，直饒大騁神通也秖得同聲相應。」

舉：「洞山問隱山：『如何是主中主？』隱云：『長年不出戶。』洞云：『如何是主中賓？』隱云：『青山覆白雲。』洞云：『賓主相去幾何？』隱云：『長江水上波。』洞云：『賓主相見有何言說？』隱云：『清風拂白月。』」

拈云：「主也，雲攢頂相；賓也，雪壓眉稜；相去也，門司有限；言說也，玉振金聲。我此四句，且道與隱山是同是別？叢林具眼者試請辨看。」

舉：「雲門云：『佛法太煞有，秖是舌頭短。』復自云：『長也。』」

拈云：「雲門大師雖然自起自倒，要且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舉：「溈山與仰山摘茶次，溈云：『終日秖聞子聲，不見子形。』仰便撼茶樹。溈云：『子秖得其用。』仰云：『未審和尚如何？』溈良久，仰云：『和尚秖得其體。』溈云：『放子三十棒。』」

拈云：「溈山仰山，父父子子，叢林盡道各得一橛，殊不知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舉：「楞嚴會上，世尊告眾云：『若能推底是汝心，則認賊為子。』脩山主云：『若能推底不是汝心，則認子為賊。』」

拈云：「如今推也，是子是賊，買帽相頭，食魚去骨。」

舉：「長慶云：『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

拈云：「富嫌千口少，窮恨一身多。」

舉：「僧問石霜：『真身還出世也無？』霜云：『不出世。』僧云：『奈真身何？』霜云：『琉璃瓶子口。』」

拈云：「通身及盡，徹底無功，撒手興來，隨處得用。還識石霜老漢麼？堂堂無影跡，遍界不曾藏。」

舉：「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峰云：『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峰云：『不從口人。』僧舉似趙州，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卻問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僧云：『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峰聞云：『趙州古佛從此不荅話。』」

拈云：「扶豎宗乘，須還大匠。雪峰辦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身心；趙州用一百二十歲老作家手段，不妨奇怪。如今眾中隨言定旨，亂作貶剝，深屈古人。然則相席打令似有知音，鏤骨銘心罕逢明鑑。」

舉：「國師三喚，侍者三應，國師云：『將為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

拈云：「仁義道中，師資分上，再呼能再應，論實不論虛，且道有辜負無辜負？皓玉無瑕，雕文喪德。」

舉：「僧問韶山：『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山云：『有。』僧云：『是甚麼句？』山云：『一片孤雲不露醜。』」

拈云：「通身迴互不觸尊嚴，退位傍提要當宛轉。還見韶山相為處麼？盡力推爺向裏頭。」

舉：「僧問臨濟：『如何是吹毛劍？』濟云：『禍事，禍事！』僧禮拜，濟便打。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陵云：『珊瑚枝上撐著月。』」

拈云：「殺人刀一毫不度，活人劍一毫不傷，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舉：「洞山垂語云：『體得佛向上人，方有說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山云：『非佛。』」法眼云：「方便呼為佛。」

拈云：「二老宿相去多少？直是刀刁相似，奈何魚魯參差？到者裏，轉劫外機，放風前箭，橫身擔荷，撒手承當，具者般眼目始得。還辯得麼？易分雪裏粉，難辯墨中煤。」

舉：「修山主垂語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

拈云：「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到者裏十成底事一時颺卻，始得穩坐地。還端的麼？一等平懷，泯然自盡。」

舉：「石梯問侍者：『什麼處去？』者云：『上堂齋去。』梯云：『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云：『除此之外，別道什麼？』梯云：『我秖問汝本分事。』者云：『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梯云：『不謬為吾侍者。』」

拈云：「放過即不可，如今直與扭得鼻孔痛、打得骨頭出，始得免見瞎驢趁大隊。所以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透得荊棘林是好手。』且道適來者僧透得也未？多虛不如少實。」

舉：「僧問法眼：『聲色兩字如何透得？』眼云：『大眾！若會者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

拈云：「從前不了，秖為家賊難防；直下分明，且向草庵止宿。」

舉：「夾山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

拈云：「夾山老子解開布袋頭，將差珍異寶撒向諸人面前了也。正當恁麼時作麼生？路不拾遺，君子稱美。」

舉：「趙州云：『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毫。我要你會，你又作麼生會？』」

拈云：「還端的也未？直饒你者裏會得七穿八穴，我知你出趙州圈繢不得。」

舉：「芭蕉示眾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

拈云：「你有則一切有，你無則一切無。有無自是當人與奪，關芭蕉甚事？正恁麼時，作麼生是你拄杖子？」

舉：「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云：『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嚴云：『髑髏裏眼睛。』僧舉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僧云：『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

拈云：「王居門裏，臣不出門。」

舉：「仰山問僧：『近離甚麼處？』僧云：『廬山。』仰山云：『曾到五老峰麼？』僧云：『不曾到。』仰云：『闍黎不曾遊山。』雲門云：『秖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拈云：「雲門雖然識得仰山底裏，爭奈秖知其一不知其二？且道仰山意作麼生？無限風流慵賣弄，免人指點好郎君。」

舉：「三聖云：『我逢人即出，出即不為人。』興化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即便為人。』」

拈云：「墮也，墮也！今日不是滅古人聲光，且要長後人節概。若是本色漢，提祖佛印、轉鐵牛機，把拄杖一時穿卻，方見衲僧手段。」

舉：「聲明三藏見閩王，王請玄沙驗之。沙背後以銅火箸敲鐵火爐，問云：『是什麼聲？』藏云：『銅鐵聲。』沙云：『大王莫受外國人謾。』」

拈云：「理契則神，貧子獲衣中之寶；情封則物，力士失額上之珠。三藏秖解瞻前，玄沙不能顧後。還知麼？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舉：「僧問長沙：『作麼生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沙云：『作麼生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去？』」

拈云：「雖然主賓互換，要且泥水不分。忽然捩轉鼻孔，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又合作麼生？如今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舉：「灌溪垂語云：『我在臨濟處得一杓，我在末山處得一杓。』又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露裸裸，赤灑灑，沒可把。』」

拈云：「灌溪恁麼說話，且道臨濟處得底？末山處得底？雖然一箭雙雕，奈有時走殺、有時坐殺，且作麼生得恰好去？捏聚放開都在我，拈來拋去更由誰？」

舉：「僧問睦州：『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州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

拈云：「若向者裏識得睦州，釋迦出世、達磨西來總是不守分底漢。還識得麼？臂長衫袖短，腳瘦草鞋寬。」

舉：「西園一日自燒浴次，僧問：『和尚何不使沙彌童行？』園撫掌三下。僧舉似曹山，山云：『一等是箇撫掌拍手，就中西園奇怪，俱胝一指頭禪，蓋為承當處不諦。』僧卻問：『西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山云：『是。』僧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山云：『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山咄云：『者奴兒婢子。』」

拈云：「識尊卑，知貴賤，西園是作家；分玉石，辯金鍮，曹山不世出。者僧雖解切蹉琢磨，也秖向奴兒婢子邊著到。還知麼？放曠淋漓兩不傷，猶是夜明簾外客。」

舉：「雲門示眾云：『十五日以前即不問，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來。』自云：『日日是好日。』」

拈云：「屬虎人本命，屬猴人相衝。」

舉：「壽聖云：『月半前用鉤，月半後用錐。』僧便問：『正當月半時如何？』聖云：『泥牛踏破澄潭月。』」

拈云：「兩頭得用，壽聖作家，直下忘功，是誰體得？放行也互換主賓，把定也不留朕跡。還有體得底麼？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

舉：「僧問曹山：『世間什麼物最貴？』山云：『死貓兒最貴。』僧云：『為什麼死貓兒最貴？』山云：『無人著價。』」

拈云：「曹山貨物不入行市，子細看來一文不直。曹山遇賤則貴，我者裏遇貴則賤，且道還有相違處麼？」

舉：「大慈示眾：『山僧不會荅話，秖是識病。』時有僧出，慈便歸方丈。雪竇云：『雪竇識病不荅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打。』」

拈云：「大慈、雪竇二俱作家，要且秖顧目前，不防腳下。或有箇不識好惡、不問東西底漢出來，便掀倒禪床，直饒你全機大用，秖恐著手腳不得。正當恁麼時，還有識病底眼麼？」

舉：「僧問雪峰：『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峰打三下。後問巖頭，頭打三掌。雪竇云：『應病與藥且打三下，據令而行合打多少？』」

拈云：「雪竇一期趁快，往往後人作行令會，殊不知雪峰、巖頭是箇無固必漢。」

舉：「雲巖院主遊石室回，巖云：『汝去入到石室裏看，為什麼便回？』僧無語。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巖云：『汝更去作什麼？』山云：『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拈云：「低頭失卻鍼，開眼拾得線，線無頭而莫度，鍼無穴而難穿。到者裏，鸞膠續絃須是洞山始得。」

舉：「南泉與趙州翫月次，州云：『幾時得似者箇去？』泉云：『王老師二十年前也曾恁麼來。』」

拈云：「二十年前且置，二十年後又作麼生？還知王老師行履處麼？屋裏無靈床，渾家不著孝。」

舉：「僧問玄沙：『如何是無縫塔？』沙云：『者一縫大小？』」

拈云：「見成公案，你若道據款結案，我知你未識玄沙；若有人問長蘆，秖向道：『四稜蹋地。』且道識玄沙不識玄沙？具眼者辨看。」

舉：「僧問龍牙：『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牙云：『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僧問：『香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林云：『坐久成勞。』」

拈云：「一句子仰之彌高，一句子鑽之彌堅；一句子瞻之在前，一句子忽焉在後。還辨得麼？赤心片片知人少，覿面堆堆睹者稀。」

舉：「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山云：『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山云：『更待何時？』良云：『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山云：『且來，闍黎！』良回首，山把住云：『一鏃破三關且置，試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山打七棒云：『且聽者漢疑三十年。』」

拈云：「山堆嶽積來，瓦解冰消去，則時人知有，與我放出關中主看！且合作麼生？有底道：『當時便喝，當時便掌。』然則一期瞎用則得，要且未是關中主在。還體得麼？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舉：「趙州與文遠待者鬥劣不鬥勝，州云：『我似一頭驢。』者云：『我似驢胃。』州云：『我似驢糞。』者云：『我似糞中蟲。』州云：『在裏許作甚麼？』者云：『過夏。』州云：『把將餅子來。』」

拈云：「高高標不出，低低望不及，眼自爭先得，籌因打劫贏。」

舉：「玄沙示眾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如何接得？患盲者，拈槌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有僧請益雲門，門云：『你禮拜著。』僧禮拜，門以拄杖挃，僧退後，云：『汝不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

云：『汝不患聾。』乃云：『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患啞。』其僧於此有省。」

拈云：「雲門平展，者僧實酬。且道悟在什麼處？不救之疾，難為針艾。」

舉：「僧辭大慈，慈問：『向甚麼處去？』僧云：『江西去。』慈云：『將老僧去得麼？』僧云：『非但和尚，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得去。』」

拈云：「大慈合伴不著，者僧不如獨行，也須是恁麼始得，直饒大慈古佛也不奈者擔板漢何。且道別有什麼長處？」

舉：「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為什麼不睹師顏？』霜云：『我遍界不曾藏。』僧復問雪峰：『遍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云：『什麼處不是石霜？』」

拈云：「石霜、雪峰相去多少？直是千里萬里。若有人問長蘆：『遍界不曾藏意旨。』向道：『什麼處是石霜？』」

舉：「三平頌云：『秖此見聞非見聞，更無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

拈云：「正相逢，沒交涉，六戶不掩，四衢絕縱，遍界是光明，通身無向背，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舉：「僧辭大隨，隨問：『什麼處去？』僧云：『峨嵋禮普賢去。』隨豎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秖在者裏。』僧畫一圓相拋向背後，隨云：『侍者！將一貼茶與者僧。』」

拈云：「識法者懼，欺敵者亡，水中擇乳，須是鵝王。」

舉：「玄沙見鼓山來，畫一圓相，山云：『人人出者箇不得。』沙云：『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云：『和尚又作麼生？』沙云：『人人出者箇不得。』山云：『和尚恁麼卻得，某甲為什麼不得？』沙云：『我得，你不得。』」

拈云：「玄沙大似倚勢欺人、以強凌弱，蓋他撥得轉、弄得出，兩箇一般，為什麼道：『我得，你不得。』是真難掩，是偽不昌。」

舉：「雪竇舉古德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佛言教是什麼熱碗鳴聲？便請高挂缽囊、拗折柱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一般漢受人商量佛祖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卻須挑起缽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選一人為師。』」

拈云：「坐斷乾坤，建立世界，和光混俗，各有長處。且道選那一人為師？」驀拈起柱杖云：「穿過了也。」

舉：「陳操尚書與眾官樓上遙見數僧從遠來，眾官云：『數員禪客。』陳云：『不是。』官云：『焉知不是？』陳云：『待與驗過。』僧至樓下，陳云：『大德！』僧舉首，陳云：『不信道不是。』官罔措。」

拈云：「陳尚書當面白拈，瞞長蘆一點不得。」

舉：「雪峰在洞山作典座，一日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峰云：『沙米一時去。』山云：『大眾喫箇什麼？』峰便覆卻盆。山云：『子他日後別見人去在。』」

拈云：「雪峰秖管步步登高，不覺草鞋跟斷。若也正偏宛轉、敲唱俱行，自是言氣相合、父子相投。且道洞山不肯雪峰意在什麼處？萬里無雲天有過，碧潭似鏡月難來。」

舉：「僧問芭蕉：『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攜也無？』蕉云：『山僧粗識好惡。』」

拈云：「芭蕉雖然識好惡，且不能牽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如今若有人問，長蘆便和聲打。為什麼如此？我從來不識好惡。」

舉：「大慈示眾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洞山云：『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行不說時，合行什麼路？』洛浦云：『行說俱不到，則本分事在；行說俱到，則本分事無。』」

拈云：「絕是非，沒蹤跡，相逢不識面，識面不相逢。諸尊宿各有長處，如今舌頭上無十字關，腳跟下無五色線，要行便行，要說便說。若有人問長蘆：『如何是要行便行？』『步』；『如何是要說便說？』『啊』」

舉：「水潦和尚問馬大師：『如何是佛法大意？』馬祖與一踏倒，水潦豁然大悟，起來呵呵大笑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秖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

拈云：「馬大師不合放過，待伊起來恁麼道，但問：『秖者一毫從什麼處得來？』待伊擬議，更與一踏。」

舉：「古德云：『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

拈云：「且道舜若多神喚什麼作法身？」良久云：「還會麼？不可續鳧截鶴，夷嶽盈壑去也。」

舉：「布袋和尚頌云：『彌勒真彌勒』，云：拶破面門；『分身千百億』，云：築著鼻孔；『時時示時人』，云：高著眼時；『人皆不識』，云：當面諱卻。」

拈云：「憨皮袋攔街截巷，直是無迴避處。還辨得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舉：「趙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

『和尚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既不知，為什麼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

拈云：「者僧也如切如磋，不能見機而變；趙州也如琢如磨，幾乎事不解交。眾中秖管道退身有分，殊不知盡力提持。還體悉得麼？焦磚打著連底凍。」

舉：「睦州問武陵長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麼生？』陵云：『何不領話？』州云：『我不領話？你不領話？』」

拈云：「睦州、武陵總道不領話，其間有貪觀白浪，失卻手橈。」乃豎起拂子云：「看！」

舉：「南泉因至莊，偶莊主預備迎奉，泉云：『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他知，何宿排辦至於如此？』主云：『昨夜土地神報。』侍者便問：『既是大善知識，為甚卻被鬼神覷見？』泉云：『土地前更添一分供養著。』」

拈云：「長蘆則不然，若見者莊主恁麼道，便與捉住云：『放你不得。』何故如此？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天童宏智覺禪師語錄卷二

明州天童景德禪寺宏智覺禪師語錄卷三

武林苕溪鳳山後學淨啟重編

頌古

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一段真風見也麼？綿綿化母理機梭，織成古錦含春象，無奈東君漏泄何？

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難應：「諾！」葉曰：「倒卻門前剎竿著。」

影略門前倒剎竿，個中消息授傳難，玲瓏侍者能相委，盤走明珠珠走盤。

達磨面壁，二祖斷臂。

千鄉萬里尋知己，一語臨機不契梁，面壁九年居少室，覓心千古累神光。

牛頭懶融禪師，未見四祖，百鳥銜花，見四祖後，花鳥不來。

花鳥不來空過春，牛頭山上懶融人，自心淨故元無作，放下許多閑苦辛。

馬祖南泉玩月。

經入藏，禪歸海，稽首皈依，合掌頂戴。王老師，超物外，二十年前恁麼來，而今去盡閑光彩。

藥山久不陞座。

癡兒刻意止啼錢，良駟追風顧影鞭，雲掃長空巢月鶴，寒清入骨不成眠。

長髭曠禪師參石頭，頭問：「甚處來？」師云：「嶺南來。」曰：「大庾嶺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髭云：「成就久矣！秖欠點眼在。」曰：「莫要點眼麼？」髭云：「便請。」頭乃垂一足，髭便禮拜，頭曰：「汝見什麼道理便禮拜？」髭云：「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

嶺頭功德眼，倦足等閒垂，紅爐一點雪，直下廓亡依。

龐公參石頭，問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參馬祖復問，馬云：「待汝吸盡西江水，再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

吸盡西江向汝道，馬師家風不草草，截流一棹破煙寒，天水同秋清渺渺。

溈山示眾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脅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此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喚作甚麼即得？」

溈山水牯牛，禪人聚頭咬，可憐負舂人，喚作嶺南獠。

溈山見劉鐵磨。

百戰功成老太平，優游誰肯共爭衡？玉鞭金馬閒終日，明月清風富一生。

溈山因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山曰：「叱！叱！」僧云：「噉餧何物？」山曰：「喫！喫！」

露地白牛起問端，隨緣叱叱齒牙寒，不知飲啄是何物？喫喫直教滄海乾。

張拙問長沙岑禪師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沙曰：「黃鶴樓崔顥題詩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沙曰：「得閒題取一篇。」

黃鶴樓前共語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腸已訴無人會，惟有清風明月知。

趙州因僧辭，州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州豎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州曰：「摘楊花，摘楊花。」

青山不異，白玉無瑕，茫茫流水，擾擾黃花。有佛處纖毫不立，無佛處萬別千差，長安路上未歸客，尋溪猶自摘楊花。

僧問趙州：「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疏不下。」

五年分疏不下，一句元無縫罅，只知推過商量，誰信分明酬價？玲瓏底相知，莽鹵的相訝，寧可與曉事人相罵，不可共不曉事人說話。

趙州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州曰：「萬福大王！」者曰：「未到在。」州曰：「又道來也。」

侍者來言報大王，趙州曾揖下禪床，憐兒不覺傍觀醜，爭奈全身在帝鄉？

臨濟因定上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床擒住，打一掌便托開。定佇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纔拜禮，忽然大悟。

不墮前後，獨超古今，喚回千歲夢，飛出九皋禽。直下一槌光迸散，斬新彈子出爐金。

僧問睦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州曰：「昨日有人問，趁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州曰：「拄

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凜凜將軍令已行，八荒四海要澄清，提來劍氣沖牛斗，洗蕩氛埃見太平。

僧問大隨：「一切眾生皮裹骨，者箇眾生為甚骨裹皮？」師拈艸履覆龜背上，僧無語。

學道須教正眼開，莫將狂解意中猜，脫鞋龜上人難會，遂使攜囊特地來。

洞山首謁南泉，值馬祖忌，修齋次，泉曰：「未審馬祖還來應供否？」眾無對，山出云：「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後生，卻堪雕琢。」山曰：「莫壓良為賤。」

白雲之賓青山伴，位裏借功看互換，無底合盤轉手擎，穿心碗子通身飯。

洞山寒暑

裏頭看，勿寒暑，直下滄溟瀝得乾，我道巨鼇能俯首，笑君沙際弄釣竿。

洞山因僧在延壽堂不安，要見山。山至僧所，便問：「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山曰：「你是什麼人家男女？」曰：「某甲闡提人家男女。」山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山曰：「老僧亦在人家屋簷下過。」曰：「回互不回互？」山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什麼處去？」山曰：「粟畬裏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脫。山以拄杖扣頭三下，曰：「只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

只解恁麼去，沙禽夜宿滄洲樹；不解恁麼來，石筍穿開古路苔。莫道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回。

洞山參興平，便禮拜。興曰：「莫禮老朽。」山曰：「禮不老朽者。」興曰：「渠不受禮。」師曰：「渠不曾禮。」

渠非老朽，不禮不受，威音世前，毗盧頂後。把定壺中白日長，觸著匣內青蛇吼。良醫叮囑病人，服藥不如忌口。

神山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麼？」神曰：「把針。」曰：「把針事作麼生？」神曰：「針針相似。」曰：「二十年同行，作者個語話，豈有與麼工夫？」神曰：「長老又作麼生？」曰：「如大地火發的道理。」

大地火發，間不容髮，南海崑崙，天寒不襪，祖祖相傳，一頭搕[打-丁+(天/韭)]。

僧問青平：「如何是大乘？」平曰：「井索。」曰：「如何是小乘？」平曰：「錢貫。」又問：「如何是有漏？」平曰：「笊籬。」曰：「如何是無漏？」平曰：「木杓。」曰：「覿面相呈時如何？」曰：「分付與典座。」

笊籬木杓，錢貫井索，見成家風，受用廓落。生涯放得信緣看，佛法更于何處著？不用安禪只麼從，自然心地常安樂。

唐莊宗問興化曰：「朕取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化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襟頭腳，化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

君王底事語知音，天下傾誠葵藿心，拈出中原無價寶，不同趙璧與燕金。又云：「中原之寶呈興化，一段光明難定價，帝業堪為萬世師，金輪景御四天下。」

雲蓋問石霜：「無人接得渠。」「無人識得渠。」

無人接得渠，遺逼馬相如，果來橋上也，記得柱頭書；無人識得渠，棋局醉樵夫，回頭柯斧爛，大海亦成枯。

法眼開堂次，子方上座自長慶來，眼舉先長慶稜和尚偈問曰：「作麼生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眼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眼曰：「喚甚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眼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

離念見佛，破塵出經，現成家法，誰立門庭？日逐舟行江練靜，春隨草上燒痕青。撥不撥，聽叮嚀，三徑就荒歸便得，舊年松菊尚芳馨。

僧問智門祚：「如何是佛？」智云：「踏破草鞋赤腳走。」曰：「如何是佛向上事？」曰：「拄杖頭上挑日月。」

智門真得祖家風，放出雲門廣長舌。大智如愚，大巧如拙，用盡工夫參不徹，莫于平地上增堆，休向虛空裏釘橛。

雪峰住庵

雪老大開方便路，低頭卻入庵中去，者僧有眼恰如盲，卻被嵒頭行一步。者僧好休不肯休，依然依路去悠悠，元來不會雪峰意，卻被嵒頭甕簀頭。

南泉在山上刈茅次，有僧問：「南泉路向什麼處去？」泉拈起鎌子曰：「我者鎌子是三十文錢買。」曰：「我不問者個，南泉路向什麼去？」泉曰：「我用得最快。」

我者鎌子用得快，當時三十文錢買，南泉門下路岐通，寄語行人著精彩。

梁武帝問達磨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渡江至魏。

廓然無聖，來機逕庭，得非犯鼻而揮斤，失不回頭而墮甑。寥寥冷坐少林，默默全提正令，秋清月轉霜輪，河淡斗垂夜柄。繩繩衣缽付兒孫，從此人天成藥病。

東印土國王請二十七祖般若多羅齋，王問：「云何不看經？」祖云：「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眾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

雲犀玩月燦含暉，木馬遊春駿不羈，眉底一雙寒碧眼，看經那到透牛皮。明白心，超曠劫，英雄力，破重圍。玅圓樞口轉靈機，寒山忘卻來時路，拾得相將攜手歸。

世尊與眾行，手指地云：「此處宜建梵剎。」帝釋將一莖草插于地上云：「建梵剎已竟。」世尊微笑。

百草頭上無邊春，信手拈來用得親，丈六金身功德聚，等閒攜手入紅塵。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觸處生涯隨分足，未嫌伎倆不如人。

僧問青源：「如何是佛法大意？」源云：「廬陵米作麼生價？」

太平治業無象，野老家風至淳，只管村歌社舞，那知舜德堯仁？

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問海，海云：「我到者裏不會。」僧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

藥之作病，鑑乎前聖，病之作醫，必也其誰？白頭黑頭兮克家之子；有句無句兮截流之機。堂堂坐斷舌頭路，應笑毗耶老古錐。

百丈上堂，常有一老人聽法，大眾散去，一日不去。丈問：「立者何人？」老云：「某甲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有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他道：『不落因果。』墮野狐身五百生。今請和尚代一轉語。」丈云：「不昧因果。」老人言下大悟。

一尺水、一丈波，五百生前不奈何，不落不昧商量也，依前撞入葛藤窩。阿呵呵！會也麼？若是你洒洒落落，不妨我哆哆和和。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間唱哩囉。

南泉一日兩堂爭貓，泉提起貓云：「道得即不斬。」眾無對，泉斬貓為兩段。南泉舉問趙州，州脫鞋戴出，泉云：「子在，救得貓兒。」

兩堂雲水盡分拏，王老師能驗正邪，利刀斬斷俱忘像，千古令人愛作家。此道未喪，知音可嘉。鑿山透海兮唯遵大禹；鍊石補天兮獨賢女媧。趙州老，有生涯，草鞋頭戴較些些，異中來也還明鑑，只個真金不混沙。

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個阿師又恁麼去！」僧

舉似趙州，州云：「待與勘過。」州云：「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州便行，婆云：「好個阿師又恁麼去！」州上堂：「我與汝勘破婆子了也。」

年老成精不謬傳，趙州古佛嗣南泉，刳龜喪命因圖象，良駟追風累纏牽。勘破了，老婆禪，說向人前不直錢。

雲門大師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個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氣息亦是病。」

森羅萬象許崢嶸，透脫無方礙眼睛，掃彼門庭誰有力？隱人胸次自成情。船橫野渡涵秋碧，棹入蘆花照雪明，串錦老漁懷舊市，飄飄一葉浪頭行。

地藏問修山主：「甚處來？」修云：「南方來。」藏云：「南方近日佛法如何？」修云：「商量浩浩。」地藏云：「爭如我者裏種田博飯喫？」修云：「爭奈三界何？」藏云：「你喚什麼作三界？」

宗說般般盡強為，流傳耳口便支離，種田博飯家常事，不是飽參人不知。參飽明知無所求，子房終不貴封侯，忘機歸去同魚鳥，濯足滄浪煙水秋。

臨濟將示滅，囑三聖云：「吾遷化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聖云：「爭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濟云：「忽有人問，汝作麼生對？」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卻？」

信衣半夜付盧能，攪攪黃梅七百僧。心心相印，祖祖傳燈，夷平海岳，變化鯤鯨。只個名言難比擬，大都手段解翻騰。

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山云：「作麼？作麼？」廓云：「敕點飛龍，跛鱉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山浴出，同過茶，山撫廓背一下，廓云：「者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

覿面來時作者知，可中石火電光遲，輸機謀主有深意，欺敵兵家無遠思。發必中，更瞞誰？腦後見腮兮人難觸犯；眉底著眼兮渠得便宜。

溈山問仰山：「甚處來？」仰云：「田中來。」山云：「田中多少人？」仰插下鍬，又手而立。山云：「南山大有人刈茆。」仰拈鍬便行。

老覺情多念子孫，而今慚愧起家門，是須記取南山語，鏤骨銘肌共報恩。

麻谷持錫到章敬遶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師著語云：「錯！」谷又到南泉遶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師著語云：「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道不是？」泉云：「章敬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是與不是，好看裌襖；似抑似揚，難兄難弟。縱也彼既臨時；奪也我何特地？金錫一振太孤摽，繩床三匝閑遊戲，叢林擾擾是非生，想像髑髏前見鬼。

法眼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作麼生會？」修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眼云：「恁麼又爭得？」修云：「某只如此，和尚如何？」眼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

秤頭蠅坐便欹傾，萬世權衡照不平，斤兩錙銖見端的，終歸輸我定盤星。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云：「既有，為甚撞入者皮袋？」州云：「為他知而故犯。」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狗子因甚卻無？」州云：「為伊有業識在。」

狗子佛性有，狗子佛性無，直鉤元釣負命魚，逐氣尋香雲水客，嘈嘈雜雜作分疏。平展演，大鋪舒，莫怪儂家不慎初，指點瑕疵還奪壁，秦王不識藺相如。

地藏問法眼：「上座何往？」眼云：「迤邐行腳。」藏云：「行腳事作麼生？」眼云：「不知。」藏云：「不知最親切。」眼乃豁然大悟。

而今參飽似當時，脫盡廉纖到不如，任短任長休剪綴，隨高隨下自平持。家門豐儉臨時用，田地優游信步移，三十年前行腳事，分明辜負一雙眉。

雲巖掃地，道吾云：「太區區生。」巖云：「須知有不區區者。」吾云：「恁麼則有第二月。」巖提起掃帚云：「者箇是第幾月？」吾便休去。玄沙云：「正是第二月。」雲門云：「奴見婢慇懃。」

借來聊爾了門頭，得用隨宜即便休，象骨嵓前弄蛇手，兒時做處老知羞。

巖頭到德山，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頭禮拜。洞山聞云：「若不是龐公，大難承當。」頭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我當時一手抬一手搦。」

挫來機，總權柄，事有必行之威，國有不犯之令。賓尚奉而主驕，君忌諫而臣佞。底意巖頭問德山，一抬一搦看心行。

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他道：空劫已前承當，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個半個，他恁麼驢年去。」

淡中有味，妙超情謂。綿綿若存兮象先；兀兀如愚兮道貴。玉琢文以喪淳，珠在淵而自媚。十分爽氣兮清摩暑秋；一片閑雲兮遠分天水。

雪峰示眾云：「南山有條鱉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僧舉似玄沙，沙云：「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與麼。」僧云：「和尚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麼？」雲門以拄杖攛向雪峰面前作怕勢。

玄沙太剛，長慶少勇，南山鱉鼻死無用，風雲際會頭角生，果見韶陽下手弄。下手弄，激電光中看變動。在我也能呼能遣，在彼也有擒有縱。底事如今付阿誰？冷口傷人不知痛。

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過犀牛扇子來。」者云：「扇子破也。」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

扇子破，索犀牛，棬攣中字有來由，誰知桂轂千年魄，妙作通明一點秋。

仰山指雪獅子云：「還有過此色者麼？」雲門云：「當時便與推倒。」雪竇云：「只解推倒，不解扶起。」

一倒一起，雪庭獅子。慎於犯而懷仁，勇於為而見義，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衲僧家，了無寄，同死同生，何彼何此？暖信破梅兮春到寒枝；涼飆脫葉兮秋澄潦水。

法眼一手指簾，二僧同去捲簾，眼云：「一得一失。」

松直棘曲，鶴長鳧短，羲皇世人，俱忘治亂。其安也潛龍在淵，其逸也翔鳥脫絆，無何祖禰西來，裏許得失相半。蓬隨風而轉空，船截流而到岸，個中伶俐衲僧，看取清涼手段。

僧問護國：「鶴立枯松時如何？」國云：「地下底一場懨懶。」僧云：「滴水滴凍時如何？」國云：「日出時一場懨懶。」僧云：「會昌沙汰，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國云：「三門頭兩個一場懨懶。」

壯士稜稜鬢未秋，男兒不憤不封侯，翻思清白傳家客，洗耳溪邊不飲牛。

風穴郢州衙內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盧陂長老出問：「某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穴云：「慣釣鯨鯢沉巨浸，卻嗟蛙步[馬*展]泥沙。」陂佇思，穴喝云：「長老

何不進語？」陂擬議，穴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麼？」陂擬開口，穴又打。牧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見個甚麼？」主云：「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穴下座。

鐵牛之機，印住印破，透出毘盧頂上行，卻來化佛舌頭坐。風穴當衡，盧陂負墮，棒頭喝下，電光石火。歷歷分明珠在盤，眨起眉毛還蹉過。

僧問大隨：「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個壞不壞？」隨云：「壞。」僧云：「恁麼則隨他去？」隨云：「隨他去。」僧問龍濟：「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個壞不壞？」濟云：「不壞。」僧云：「為什麼不壞？」濟云：「為同大千。」

壞不壞，隨他去也。大千界，句裏了無鉤鎖機，腳頭多被葛藤礙。會不會，分明底事丁寧戒，知心拈出勿商量，輸我當行相買賣。

雲門垂語云：「古佛與露柱杖交，是第幾機？」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一道神光，初不覆藏；超見緣也，是而無是；出情量也，當而無當。巖花之粉兮蜂房成蜜；野草之滋兮麝臍作香。隨類三尺一丈六，明明觸處露堂堂。

仰山問僧：「甚處人？」僧云：「幽州人。」山云：「汝還思彼中麼？」僧云：「常思。」山云：「能思是心，所思是境。彼中山河大地、樓臺殿閣、人畜等物，反思底心還有許多般麼？」僧云：「某甲到者裏總不見有。」山云：「信位即是，人位未是。」僧云：「莫別有指示否？」山云：「別有別無即不中。據汝見處只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

無外而容，無礙而沖，門墻岸岸，關鎖重重。酒常酣而臥客，飯雖飽而頹農。突出虛空兮風搏妙翅；踏翻滄海兮雷送遊龍。

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

浪級初昇，雲雷相送，騰躍稜稜看大用，燒尾分明度禹門，華鱗未肯淹蘧瓵。老成人，不驚眾，慣臨大敵初無恐，泛泛端如五兩輕，堆堆何啻千鈞重？高名四海復誰同？介立八風吹不動。

洛浦參夾山，山云：「雞棲鳳巢，非其同類。」浦云：「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匆匆，須知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浦無對，山便打。

搖頭擺尾赤稍鱗，徹底無依解轉身，截斷舌頭饒有術，拽回鼻孔妙通神。夜明簾外兮風月如晝；枯木嵓前兮花卉長春。無舌人，無舌人，正令全提一句親，獨步寰中明了了，任從天下樂忻忻。

馬祖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侯如何？」祖云：「日面佛，月面佛。」

日面月面，星流電卷，鏡對象而無私，珠在盤而自轉。君不見，鉗鎚前百鍊之金，刀尺下一機之絹。

溈山問仰山：「忽有一人問：一切眾生但有業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驗？」仰云：「若有僧來即召云：某甲。僧回首，乃云：『是什麼？』待伊擬議，向他道：『非唯業識茫茫，亦乃無本可據。』」山云：「善哉！善哉！」

一喚回頭識我否？依稀蘿月又成鉤，千金之子纔流落，漠漠窮途有許愁。

臨濟示眾云：「有一無位真人，常在面門出入，初心未證據者看。」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床擒住，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

迷悟相返，妙傳而簡。春折百花兮一吹；力回九牛兮一挽。無奈泥沙撥不開，分明塞斷甘泉眼，忽然突出四橫流。復云：「險！」

雲門問乾峰：「請師答話！」峰云：「到老僧也未？」門云：「恁麼則某甲在遲。」峰云：「恁麼那！恁麼那！」門云：「將謂候白，更有候黑。」

弦筈相銜，網珠相對，發百中而箭箭不虛，攝眾景而光光無礙。得言句之總持，住遊戲之三昧。妙其間也宛轉偏圓，必如是也縱橫自在。

洛浦臨終示眾云：「今有一事問你諸人：者箇若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斬頭覓活。」首座云：「青山常舉足，白日不挑燈。」浦云：「是什麼時節作者個說話？」彥從云：「去此二途，請師不問。」浦云：「未在，更道。」從云：「某甲道不盡。」浦云：「我不管你道盡道不盡。」從云：「某甲無侍者祇對和尚。」浦休去。至晚，喚從上座：「今日祇對甚有來由，合體得。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揀得出，分付缽袋子。」從云：「不會。」浦喝云：「苦哉苦哉！」僧云：「和尚尊意如何？」浦云：「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

餌雲鉤月釣清津，年老心孤未得鱗，一曲離騷歸去後，汨羅江上獨醒人。

僧問忠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忠云：「與我過淨瓶來。」僧將淨瓶到，忠云：「卻安舊處。」僧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忠云：「古佛過去久矣！」

鳥之行空，魚之在水，江湖相忘，雲天得志。擬心一絲，對面千里，知恩報恩，人間幾幾？

羅山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頭咄云：「是誰起滅？」

斫斷老葛藤，打破狐窩窟，豹披霧而變文，龍乘雷雨換骨。咄！起滅紛紛是何物？

僧問興陽剖和尚：「娑竭出海乾坤震，覿面相呈事如何？」陽云：「妙翅鳥王當宇宙，個中誰是出頭人？」僧云：「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陽云：「似鶻提鳩君不信，御樓前驗始知真。」僧云：「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陽云：「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教點額回。」

絲綸降，號令分。寰中天子，塞外將軍。不待雷驚出蟄，那知風遏雲行？機底連綿兮自有金針玉線；印前恢廓兮元無鳥篆蟲文。

《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

巍巍堂堂，磊磊落落，鬧處刺頭，穩處下腳。腳下線斷我自由，鼻端泥盡君休斲。莫動著，千年故紙中合藥。

德山上堂云：「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

收，把斷襟喉，風磨雲拭，水冷天秋。錦鱗莫謂無滋味，釣盡滄浪月一鉤。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

岸眉橫雪，河目含秋，海口鼓浪，航舌駕流。撥亂之手，太平之籌。老趙州，老趙州，攪攪叢林卒未休。徒費工夫也，造車合轍；本無伎倆也，塞壑填溝。

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殊云：「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問維摩：「我等各自說己，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

曼殊問疾老毘耶，不二門開看作家，玟表粹中誰賞鑑？忘前失後莫咨嗟。區區投璞兮楚庭臏士；燦燦報珠兮隋城斷蛇。休點破，絕疵瑕，俗氣渾無卻較些。

洞山供養雲巖真，舉前邈真話。僧問：「雲巖只者是，意旨如何？」山云：「我當時幾錯會先師意。」僧云：「未審雲巖還知有也無？」山云：「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

爭解恁麼道？五更雞唱家林曉；爭肯恁麼道？千年鶴宿雲松老。寶鑑澄明驗正偏，玉機轉側看兼到。門風大振兮規步綿綿；父子變通兮聲光浩浩。

南泉示眾云：「三世諸佛不知有，黧奴白牯卻知有。」

跛跛挈挈，氈氈氄氄，百不可取，一無所堪。默默自知心地穩，騰騰誰謂肚皮憨？普周沙界渾成飯，鼻孔纍垂信飽參。

進山主問修山主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為什麼被生死之所流轉？」修云：「筍畢竟成竹，如今作篾使，還得麼？」進云：「汝向後自悟去在。」修云：「某只如此，上座如何？」進云：「者個是監院房，那個是典座房。」修禮拜。

豁落忘依，高閑不羈，家邦平貼到人稀，些些力量分階級，蕩蕩身心絕是非。是非絕，介立大方無軌轍。

翠巖示眾云：「一夏已來為兄弟說話，看翠巖眉毛在麼？」保福云：「作賊人心虛。」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關。」

作賊心，過人膽，歷歷縱橫對機感。保福、雲門也垂鼻欺唇，翠巖、長慶也修眉過眼。杜禪和，有何限？剛道意句一齊鏟。埋沒自己也飲氣吞聲，帶累先宗也面墻擔板。

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邑云：「我與你說個譬喻。如室有六窗，中安一獼猴，外有人喚：『狌狌！』獼猴即應，如是六窗俱喚俱應。」仰云：「只如獼猴睡時又作麼生？」邑下禪床把手云：「狌狌！我與你相見了也。」

凍眠雪屋歲摧頹，窈窕蘿門夜不開，寒稿園林看變態，春風吹起律筒灰。

僧問曹山：「靈衣不挂時如何？」山云：「曹山今日孝滿。」僧云：「孝滿後如何？」山云：「曹山好顛酒。」

清白門庭絕四鄰，長年關掃不容塵，光明轉處傾殘月，爻象分時卻建寅。新孝滿，便逢春，醉步狂歌任墮巾，散髮夷猶誰管係？太平無事酒顛人。

僧問法眼：「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眼云：「形興未質，名起未名。」

沒蹤跡，斷消息，白雲無根，清風何色？散乾蓋而非心，持坤輿而有力，洞千古之淵源，造萬象之模則。剎塵道會也處處普賢，樓閣門開也頭頭彌勒。

瑞巖問巖頭：「如何是本常理？」頭云：「動也。」巖云：「動時如何？」頭云：「不見本常理。」巖佇思，頭云：「肯即未脫根塵，不肯永沉生死。」

圓珠不穴，大璞不琢，道人所貴無稜角，拈卻肯路根塵空，脫體無依活卓卓。

首山示眾云：「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僧云：「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山云：「月落三更穿市過。」

佛祖髑髏穿一串，宮漏沉沉密傳箭，人天機要發千鈞，雲陣輝輝急飛電。個中人，看轉變，遇賤則貴貴則賤。得珠罔象兮至道綿綿；游刃亡羊兮赤心片片。

僧問仰山：「和尚還識字否？」山云：「隨分。」僧乃右旋一匝云：「是什麼字？」山於地上書一十字。僧左旋一匝云：「是什麼字？」山改十字為卍字。僧畫一圓相，以兩手托如修羅掌日月勢，云：「是什麼字？」山畫一圓相圍卻卍字，僧作樓至勢。山云：「如是如是！善自護持。」

道環之虛靡盈，空印之字未形。妙運天輪地軸，密羅武緯文經。放開捏聚，獨立周行。機發玄樞兮青天激電；眼含紫光兮白日見星。

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

餬餅云超佛祖談，句中無味若為參，衲僧一日如知飽，方見雲門面不慚。

長沙令僧問會：「和尚未見南泉時如何？」會良久，僧云：「見後如何？」會云：「不可別有。」僧回舉似長沙，沙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沙界是全身。」僧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沙云：「朗州山，澧州水。」僧云：「不會。」沙云：「四海五湖王化裏。」

玉人夢破一聲雞，轉盼生涯色色齊，有信風雷催出蟄，無言桃李自成蹊。及時節力耕犁，誰怕春疇沒脛泥？

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取禪板與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與濟，濟接得蒲團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

蒲團禪板對龍牙，何事當機不作家？未意成褫明目下，恐將流落在天涯。虛空那挂劍，星漢卻浮槎。不萌草解藏香象，無底藍能著活蛇，今日江湖何障礙？通方津渡有船車。

玄沙到蒲田縣，百戲迎之。次日，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小塘提起袈裟角，沙云：「料掉沒交涉。」

夜壑藏舟，澄源著棹，龍魚未知水為命，折箸不妨聊一攪。玄沙師，小塘老，函蓋箭鋒，探竿影草。潛縮也，老龜巢蓮；游戲也，

華鱗弄藻。

雲門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音菩薩將錢來買餬餅，放下卻是饅頭。」

出門躍馬掃攙搶，萬國煙塵自肅清，十二處忘閑影響，三千界放淨光明。

溈山問道吾：「甚處來？」吾云：「看病來。」山云：「有幾人病？」吾云：「有病者，有不病者。」山云：「不病者莫是智頭陀麼？」吾云：「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速道！」山云：「道得也與他沒交涉。」

妙藥何曾過口？神醫莫能捉手。若存也，渠本非無；至虛也，渠本非有。不滅而生，不亡而壽，全超威音之前，獨步劫空之後。成平也，天蓋地擎；運轉也，烏飛兔走。

俱胝和尚凡有所問，只豎一指。

俱胝老子指頭禪，三十年來用不殘，信有道人方外術，了無俗物眼前看。所得甚簡，施設彌寬，大千剎海飲毫端，鱗龍無限落誰手？珍重任公把釣竿。師復豎起一指云：「看！」

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師云：「與老僧作個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師良久：「會麼？」帝曰：「不會。」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卻諳此事，請詔問之。」師遷化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

孤迥迥，圓陀陀，眼力盡處高峨峨，月落潭空夜色重，雲收山瘦秋容多。八卦位正，五行氣和，身先在裏見來麼？南陽父子兮恰似知有；西竺佛祖兮無如奈何。

臨濟問黃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檗便打，如是三度，乃辭檗見大愚。愚問：「甚麼處來？」濟云：「黃檗來。」愚云：「黃檗有何言句？」濟云：「某三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喫棒，不知有過無過？」愚云：「黃檗恁麼老婆心切，為你得徹困在，更來問有過無過？」濟於言下大悟。

九苞之雛，千里之駒，真風度籥，靈機發樞。劈面來時飛電急，迷雲破處太陽孤。捋虎鬚，見也無？個是雄雄大丈夫。

《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滄海瀝乾，太虛充滿，衲僧鼻孔長，古佛舌頭短。珠絲度九曲，玉機纔一轉。直下相逢誰識渠？始信斯人不合伴。

洞山价禪師解夏上堂云：「初秋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秖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麼生？」顧視左右云：「欲知此事，直須枯木上生花方與他合。」石霜云：「出門便是草。」明安云：「直得不出門，亦是草漫漫。」

草漫漫，門裏門外君自看，荊棘林中下腳易，夜明簾外轉身難。看！看！幾何般？且隨老木同寒瘠，將逐春風入燒瘢。

仰山夢往彌勒所居第二座，尊者白云：「今日當第二座說法。」山起白椎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謹白。」

夢中擁衲參耆舊，列聖森森坐其右，當仁不讓揵椎鳴，說法無畏獅子吼。心意如海，膽量如斗，鮫目淚流，蚌腸珠剖。譫語誰知泄我機？龐眉應笑揚家醜。離四句，絕百非，馬師父子病休醫。

陸亙大夫語南泉云：「肇法師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也甚奇怪！」泉指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照徹離微造化根，紛紛出沒見其門，游神劫外問何有？著眼身前知妙存。虎嘯蕭蕭嵓吹作，龍吟冉冉洞雲昏，南泉點破時人夢，要識堂堂補處尊。

雲門垂語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來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

收卷餘懷厭事華，歸來何處是生涯？爛柯樵子疑無路，挂樹壺公妙有家。夜水金波浮桂影，秋風雪陣擁蘆花，寒魚著底不吞餌，興盡清歌卻轉槎。

魯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祖云：「不往來者？」泉云：「亦是藏。」祖云：「如何是珠？」泉召云：「師祖！」祖應：「喏！」泉云：「去！汝不會我語。」

別是非，明得喪，應之心，指諸掌。往來不往來，只者俱是藏。輪王賞之有功，黃帝得之罔象。轉樞機，能伎倆，明眼衲僧莫鹵莽。

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山云：「有。」僧云：「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山云：「老僧看他有分。」僧云：「和尚看他是如何？」山云：「則不見有病。」

卸卻臭皮袋，拈轉赤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髑髏乾。老醫不見從來癖，少子相看向近難，野水瘦時秋潦退，白雲斷處舊山寒。須勦絕，莫瞞盱，轉盡無功伊就位，孤標不與汝同盤。

臨濟問院主：「甚處來？」主云：「州中糴黃米來。」濟云：「糴得盡麼？」主云：「糴得盡。」濟以拄杖一畫云：「還糴得者箇麼？」主方喝，濟便打。次典座至，濟舉前話，座云：

「院主不會和尚意。」濟云：「你又作麼生？」座便禮拜，濟亦打。

臨濟全機格調高，棒頭有眼辨秋毫，掃除狐兔家風峻，變化魚龍電火燒。活人劍、殺人刀，倚天照雪利吹毛，一等令行滋味別，十分痛處是誰遭？

石霜遷化，眾請堂中首座接續住持，九峰不肯，乃云：「待某問過，若會先師意，如先師侍奉。」問首座云：「先師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且道明什麼邊事？」座云：「明一色邊事。」峰云：「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座云：「你不肯我那？裝香來。」座乃燒香云：「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煙起處，脫去不得。」言訖，便坐脫。峰乃撫背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會在。」

石霜一宗，親傳九峰，香煙脫去，正脈難通。月巢鶴作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

僧問瑯琊覺和尚：「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僧有省。

是有不有，翻手覆手，瑯琊山裏人，不落瞿曇後。

僧問雲門：「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懺悔？」門云：「露！」

露，超宗越祖，人言渠爇返魂香，我道伊撾塗毒鼓。

雲門缽裏飯，桶裏水。

缽裏飯，桶裏水，開口見膽求知己，擬思便落二三機，對面忽成千萬里。韶陽師，較些子，斷金之義兮誰與相共；匪石之心兮獨能如此。

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

不起一念須彌山，韶陽法施意非慳，肯來兩手相分付，擬去千尋不可攀。滄海闊，白雲閒，莫將毫髮著其間，假雞聲韻難瞞我，未肯模糊放過關。

趙州狗子佛性。

趙州道有，趙州道無，狗子佛性，天下分疏。面赤不如語直，心真必定言粗。七百甲子老禪伯，驢糞逢人換眼珠。

五位正偏

正中偏，霽碧星河冷浸天，夜半木童敲月戶，暗中驚破玉人眠。
偏中正，海雲依約神僊頂，婦人鬢髮白垂絲，羞對秦臺寒照影。
正中來，月夜長鯨蛻甲開，大背摩天振雲翼，翔遊鳥道類難該。
兼中至，覿面不須相忌諱，風化無傷的意玄，光中有路天然異。
兼中到，斗柄橫斜天未曉，鶴夢初醒露葉寒，舊巢飛出雲松倒。

四借頌

借功明位

蘋末風休夜未央，水天虛碧共秋光，月船不犯東西岸，須信篙人用意良。

借位明功

六戶虛通路不迷，太陽影裏不當機，縱橫妙展無私化，捨情行從鳥道歸。

借借不借借

識盡甘辛百草頭，鼻無繩索得優游，不知有去成知有，始信南泉喚作牛。

全超不借借

霜重風嚴景寂寥，玉關金鎖手慵敲，寒松盡夜無虛籟，老鶴移棲空月巢。

四賓主頌

主看賓

御樓吹角玉街明，金馬將軍出禁城，閫外化權良有準，不傷風物致昇平。

賓看主

不戀經商利萬金，曉來古路問家音，分明報得尊人健，爭奈難平喜懼心？

主看主

不動金輪萬德全，宸臺含月未排班，當頭諱字寰中禁，誰敢依稀犯聖顏？

賓看賓

平生心事結眉頭，滿目風埃鬢已秋，大抵出門無伎倆，奈何今日路窮愁？

內三種蘆花(著語云：「不拘兩岸淺中淺，獨處一林高更高。」)

一種蘆花：　一色到頭純素白，二邊不許落青黃。

二種蘆花：　不與閑花為比並，獨超野艸自尊高。

三種蘆花：　青山綠水常為伴，清風明月夜為鄰。

蘆花一色遍汀洲，豈落青黃煙水秋？兩岸不隨風擺動，二邊那肯逐波流？

外三種蘆花(著語云：「隨處皆明白，狂風吹動飄。」)

白馬蘆花：　轉身景物元無異，回首家山總一般(用)。

明月蘆花：　出處溪山各異，歸來雲月同途(有照)。

雪壓蘆花：　動轉平常坦坦，橫斜本分如如。

施為動轉自超群，不與尋常有比倫，月下風前但明白，任從搖動拂埃塵。

天童宏智覺禪師語錄卷三

明州天童景德禪寺宏智覺禪師語錄卷四

武林苕溪鳳山後學淨啟重編

機緣

僧問：「一絲不著時如何？」師曰：「合同船子並頭行。」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快刀快斧斫不入。」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曰：「一任填溝塞壑。」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曰：「一步密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師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師曰：「歷歷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麼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一切心。」曰：「如理如事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

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雲散長空後，虛堂夜月明。」「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髮老婆羞看鏡。」「如何是正中來？」師曰：「霜眉雪鬢火中出，堂堂終不落今時。」「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夜明簾外排班早，空王殿上絕知音。」

僧問：「如何是君？」師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如何是臣？」師曰：「腰懸三尺劍，策佐一人安。」「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葵藿有時終向日，江河無水不朝東。」「如何是君視臣？」師曰：「鳳輦離天闕，殷勤訪子陵。」「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萬民歌聖德，千載印凌煙。」

問：「如何是識自宗？」師曰：「纔擬議時，萬水千山拂袖便行。」「如何是死中活？」師曰：「寒灰發燄，枯木芬芳。」「如何是活中死？」師曰：「貪尋言語路，喪卻本來人。」「如何是不落死活？」師曰：「月船不犯東西岸，須信篙人用意良。」「如何是背捨？」師曰：「掃蕩聖凡，纖塵不立。」「如何是不背捨？」師曰：「披毛戴角，拽擺拖犁。」「如何是活人劍？」師曰：「放行瓦礫生光。」「如何是殺人刀？」師曰：「把定乾坤失色。」「如何是平常？」師曰：「如常恰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如何是利道拔生？」師曰：「剪除腳下線，指出髻中珠。」「如何是言無過失？」師曰：「是非一色出乎口，舌上何須辨阿余？」「如何是透脫？」師曰：「腳跟截斷紅絲線，天上人間自在飛。」「如何是透脫不透脫？」師曰：「雖然打破玉團子，卻撒黃金在眼

中。」「如何是稱揚？」師曰：「萬籟有心聞不得，孤嵓無耳卻知音。」「如何是降句？」師曰：「閉口牢藏舌，安身第一方。」「如何是方入圓？」師曰：「縱橫得妙，左右逢源。」

四轉靈機

未轉靈機。　師曰：「月巢鶴作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
了忘擔荷。　師曰：「湛寂疑然分雪路，坐斷乾坤大地身。」
機雖轉紐。　師曰：「一步密移玄路轉，全身透出劫壺中。」
印未成紋。　師曰：「威音那畔雖尊貴，認著依前亦是非。」
靈機密運。　師曰：「位裏轉身玄路穩，暗機行處不同初。」
印已成紋。　師曰：「機絲不掛梭頭事，不犯清波意自殊。」
寶印當風。　師曰：「通身無景像，遍界不曾藏。」
迥超文彩。　師曰：「莫行玄處路，功盡合平常。」

崇先真歇了禪師塔銘

夫道詣於大同，性成乎圓通，無住而住，不空而空，東西三十三傳默合符節，信不私而公也。佛吞三世，經破微塵，發自己之光明，得衲僧之機用。根境平出，行履自然。天地之默成，陰陽之化光，四時之氣備，萬彙之慈等。祖龕燈活，緇園律溫，持法柄、荷佛擔，力抗魔外，身任艱難，悟空禪師其人也。
師諱清了，道號真歇，姓雍，左綿安昌人。兒時抱持入寺，見佛喜動眉目，人咸異之。十一歲依聖果寺清俊出家，業《法華經》，更七年榮試得度。具戒已，之成都大慈寺，聆《圓覺》、《金剛》、《起信》等經論之講，領略大意便登峨嵋禮普賢大士。東行出蜀道、過瀘南，郡建崇寧寺遮留之。師曰：「鯤鵬時節，詎草草耶？」下瞿塘、轉灩澦、出荊楚、歷沔漢，投鄧之丹霞山淳禪師之席。一日入室，霞問：「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師擬進語，霞與一掌，師豁然開悟。翼日，霞示妙密，詰其證詣，猶珠之影隨，谷之響答也。北遊五臺，禮文殊大士，已而至京師，禪講名席俱扣摭焉！浮汴而下，時祖照禪師住儀真長蘆，龍象之眾蹴踏萬指。師投其中，英俊相親，駸駸殆半，延為侍者，踰年而罷，以轉物寮待之，舉分座入室，師默遁去，祖照以偈招之，復回秉拂。叢林老成，趨門折節，命為首座。政和八年，祖照退院，夜夢人告曰：「蜀僧當代公。」既寤，疑曰：「佛果耶？佛眼耶？」未幾，再請主之。宣和三年，祖照病，復命師為第一坐，病甚退院。四年秋七月，經制使陳公請師補處。五年夏至居雲堂，千七百僧。五月開

堂，嗣法淳和尚。六月，江風駕潮漫田，殆無穫矣，師陞堂告眾：「安坐勿憂。」八月，祖照遷化，師行喪以師禮。十月，躬行乞食。六年二月告還撾鼓，出所得，供須有羨，問津指源，燭幽汲深。踰七載，建炎二年六月退院，八月絕錢塘如明之梅岑，禮觀音大士。海山七百餘家，一聞教音俱棄漁業，計日活千萬億命。四年，過我結制。五月，天台國清寺三請三辭。八月，為鴈蕩之遊。十月，客天封寺，受福唐雪峰請。十一月入院，雲水之儔復過長蘆之數，檀信趨施歲用舒裕。閩中佛剎，自古禪居深林遠壑、樓觀相望，主盟之人悉舉江湖有道尊宿一洗故習。紹興五年退居東庵。六年七月，四明阿育王山廣利席虛，奉旨請師。寺之曠敗未易料理，齋鼓不伐，晝突不黔，逋負幾二十萬，人悉為憂。師十月入寺，井邑林野喜聞師來，遠親近鄰扶老攜幼，肩踵相摩舳艫相銜。師入席始溫，償逋十之八九。七年駐驆建康，詔師住蔣山，且行且辭疾，七上乃允。八年，溫之龍翔、興慶二院合額禪居，詔師主之。四月入院陞堂小參，安集來眾。東西兩址，潮漲限之，築堤抗護；南北隆衍建三門、大殿、法堂、方丈。翼以故屋金穀竹木，循乞得之。一寺雙塔，玉巧幻出，屹然江上，圖繪以進，賜田千畝，法食厭滿乃專佛祖職事。十五年二月乞就閒。四月詔師住臨安徑山。五月入院，僧踰千缽，常住素薄，行丐以供。二十年二月以疾乞歸長蘆。二十一年，敕建崇先顯孝禪院成，詔師主席。六月入院，暑行疾作。九月壬子，慈寧太后詣寺，師力疾開堂，垂箔聽法，問荅提唱，一席光耀，賜金襴袈裟銀絹等物。癸亥，疾弗瘳。甲子，宣醫乃少間，慈寧宮賜錢修建水陸法會。丁卯十月朔旦，中使候問，從容而別。須臾，呼首座曰：「吾今行矣。」瞑目跏趺而逝。龕留八夕，慈寧宮降香賜幣以侑齋祭，卜院西桃花塢建塔以瘞全身。越壬午入塔，送龕之人彌滿原野，痛心隕涕，皆有祖華彫零、禪林寒瘁之歎。二十三年八月，敕謚悟空禪師、靜照之塔。

師儀相頎長，初臞後腴，眉目疏秀，神宇靜深，舉動超遙，雲行鶴立，影響觸受，鑑淨谷虛，其量容機活，警敏用神。律身以嚴，不苟於行己；格言而簡，不倦于誨人。定慧圓明，道德昭著，一時賢士大夫樂與之遊，諸方名德尊宿難侔其盛。林儔社友川趨海受，投爐鎚、就刀尺，方圓長短隨其宜也；善人信士雲委山積，望威儀、聽教誨，見聞熏習廣其勸也。以如幻三昧遊戲世間，行平等慈，得自然智，導無前而遜無後，有無外而空無中。祖域之英標，僧林之傑出。嚴冬之日、破夜之月、洗寒之春、濯熱之秋，其慰人心也如此。師為僧四十五夏，出世三十年，六處度子普嵩等四百人。嗣法出世者，曰慧悟，住真州長蘆；曰宗玨，住明州雪竇；曰傳卿，住建康府移忠報慈；曰德朋，住臨安府崇先顯孝，總三十餘人，《語

錄》兩集行於世。噫！度世之因緣，起家之事業，光輝始卒，照應古今，姑得而敘之。其於拔名象之先，踏身世之表，幾微剪拂，心得神傳，又烏可寄毫素而模寫哉？銘曰：

佛祖之燈，　東西繩繩，　以悟為則，　惟證相應。
心華自發，　覺海元澄，　蹴踏龍象，　變化鯤鵬。
雪庭之可，　舂屋之能，　無絲繫螳，　無糝聚蠅。
菩提印印，　般若乘乘，　月排夜色，　山拭秋稜。
宗傳曹洞，　濬深凝重，　敲唱雙行，　正偏互用。
豹變霧披，　龍驤雷送，　的的無依，　功功不共。
元牝象成，　靜樞機動，　暗擲金梭，　明窺錦縫。
法法本然，　門門變弄，　影悟蛇疑，　物齊蝶夢。
道詣而唱，　心聞而賞，　力回萬夫，　香酬一掌。
丹山羽成，　沂川波漲，　鯨展潮翻，　兔推月上。
葦江東趨，　雪峰南仰，　玉線金鍼，　鰲鉤鳳網。
妙觸根塵，　沖虛影響，　風雨五湖，　煙簑一漿。
理之所歸，　水之趨低，　輸心援引，　出手提攜。
石虎風嘯，　木雞夜啼，　混之不得，　類之不齊。
七據緇海，　五承紫泥，　孤嶼月棹，　雙徑雲梯。
門連少室，　路接曹溪，　花滋釀密，　桂魄通犀。
慈遊普門，　三昧塵塵，　象王之步，　獅子之顰。
母陀羅臂，　舜若多身，　星圖魁斗，　花氣陽春。
微言以示，　淵默而神，　正因非字，　絕學為鄰。
步轉空劫，　舟膠要津，　真燈不夜，　嗣光有人。

大用庵銘

廓然之宗，空而不空，智遊方外，妙入環中。環中湛存，用之不痕，總造化柄，見離微根。窮極離微，玄樞活機，河橫澹蕩，斗轉依稀。依稀成用，用與體共，象未中形，功初內動。動而影彰，靜而智藏，光容天地，兆變陰陽。陰陽變兆，用得之要，春在百花，風號萬竅。竅竅中虛，雖有而無，聲不礙器，色不染珠。珠兮走盤，不見其端，壁立千仞，赤肉一團。一團赤肉，應緣具足，像兮臨鑑，神兮居谷。谷神是誰？靈靈自知，說用如鼻，眺用如眉。用之互換，寄世而玩，彈指開門，相招隔岸。隔岸相招，拈卻木橋，等閒一喚，適用全超。超用較些，相逢作家，雲雨翻覆，雪刃交加。交加不妨，用鈍愈光，拍拍是令，人人當行。當行往還，用亡險艱，如石含玉，似地擎山。山蓄[木/母]藏，規圓矩方，頭頭得用，恰恰相當。相當函蓋，混成三昧，宛轉機圓，縱橫用大。大用

現前，不存規則，推倒籓籬，東西南北。南北東西，歸去來兮，混之不得，類之不齊。隨類而遊，閒閒自由，天上天下，雲行水流。

題衛寺湛六堂

風瀾未作見靈源，六處亡歸體湛存，諸法性空方得座，一彈指頃頓開門。寒梅籬落春能早，野雪櫺窗夜不昏，萬象森羅心印印，諸塵超豁妙無痕。

治塗田

棋局未散芭蕉仙，樵夫柯爛水成田，長堤抗潮人得路，澹水沒脛牛加鞭。天雲曉晴深似綺，禾稻日茂濃如煙，白米軟炊供眾飽，心空佛選石頭禪。

示眾

蒿里新墳盡少年，修行莫待鬢毛斑，死生事大宜須覺，地獄時長豈等閒？道業未成何所賴？人身一失幾時還？前程黑暗路頭險，十二時中自著妍。

僧堂記

夫靈山之笑溫，少林之坐寒。東西繩繩三十三傳。老盧受衣缽而，厥事顯著，開闔翁張，波瀾光燄，矢口而說，肆心而應，道傳器受，源深流長。青原南嶽，代以得人，或默有所宗，幽潛遠遯，掃跡世外，研究生死，松食荷衣，巢棲草坐，晦而不耀，持養老成。有慕其風，師而親之，鋤值春炊，採汲烹瀹，溪芼原粟，枯槁自甘，來遠集繁，乃建僧而統受焉！齊之萃師友同事，刳情封智，擯學黜思，妙盡心空，宗通眼活，發越于設施，果其能而備也。建炎之末人病亂離，湘漢江淮兵火燔掠，尊宿叢林沒蕪八九，毳衣瓶錫投棲于東南。四明禪席素號小廬山，郡東六十里天童道場，山紆盤而氣幽，松偃蹇而皮皴。蒼壁附蘿，煙晞而翠膩；孤虹枕澗，埃濯而清揚。予住山之四年，十方來學雲趨水赴，屋不能容，比丘行深遽來白事曰：「柏庭有子露坐簷宿，殆無尋尺與受單缽，欲募淨信增大其堂得乎？」予頷之。已而匠搜于林，斧鳴于谷。一年餘，礎布楹列，梁橫拱攢，棼橑翼張，薨瓦鱗覆。前後十四間、二十架、三過廊、兩天井，下無墻堵，縱二百尺，廣十六丈。窗牖、床榻深

明嚴潔，萬指食息超遙容與。謀始于紹興壬子之冬，工畢甲寅之春，總費緡錢萬五千有奇。冬溫夏涼，晝香夜燈，開缽而飯，洗足而坐，耕牧其間，警導以寂。秋涵古井，春入化機，淵兮默成，粲兮用光。水盈科而流，石隨呼而響，理契平等，智應自然。動靜威儀，針砭相益，檢責滲漏，磨瑩瘢痕，淬礪光芒，錯礱圭角，高標遠到，追武古人，丐心施力，等焉不負。自器劣學弊，希易欲速，以機械為蹊，放蕩為徑。耕于空言，餒無所穫；戰于強辯，勝無所歸。見聞流習，知解汩心。佛祖之所訶，魔外之得便，其疵癘萌蘗治不可緩也。登崑崙之丘，決河源之水，濯肝膽之污，盪心目之翳。生滅跡亡而妙存，有無轍泯而過量。大夜之夢破，永劫之疑拔；出家之志償，行腳之事辦，相從儔侶殆庶幾焉！

行實

師諱正覺，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及生，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佛陁遜禪師一見知其為法器。年十一得度，十四具戒，十八遊方，首參枯木成禪師。一日聞僧誦《法華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句，瞥然有省。走白成，成指香合曰：「裏許是什麼物？」師曰：「是什麼心行？」曰：「汝妙悟處又作麼生？」師手畫一圓相以呈，復拋向後。成曰：「弄泥團漢有什麼限？」師曰：「錯。」成曰：「別見人始得。」師諾諾。即造丹霞淳公，公問：「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蟆吞卻月，三更不借夜明簾。」公曰：「未在，更道！」師擬議，公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于言下釋然，遂作禮，公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公曰：「未暇打得汝，且去！」自是機鋒迅捷，諸方推重。公領大洪，師掌牋記，後命首眾，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真歇了住長蘆，遣僧邀至。眾出迎，見其衣舄穿弊，且易之。真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卻曰：「吾為履來耶？」眾聞心服，懇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世，住泗州普炤，時年三十有四。歷遷舒州太平、江州圓通、能仁，真州長蘆，建炎末乃住天童。嘗被旨移靈隱，未閱月丐歸，故于天童最久，前後凡三十年。紹興丁丑秋九月，謁郡僚及檀越，次謁越帥趙公令詪，與之言別。冬十月己亥還山，翼日沐浴更衣端坐告眾，作書遺大慧杲公邀主後事，別以偈。偈曰：「鈍鳥離窠易，靈龜脫殼難，我無你不去，你無我不行。」復書偈示眾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色如生，其徒奉全軀，塔于東谷。紹興戊寅，詔謚師「宏智」，塔曰「妙光」。師為人方厲，坐必跏趺，食不過午。住

持以來，受無貪而施無厭。歲艱，食蠲已有，及贍眾之餘，賴全活者數萬。居恒一瓶一缽，丈室蕭然。雖早歲出世，然非眾力推挽，不肯輕為人。天童樓閣彩映東南，而師不動聲色自能湧出。季年不發一化主，香積充滿，戶外屨恒踰千計。歸骨之日，送者彌山塞谷，無不涕淚悲仰。蓋師契悟既深，履踐復粹，故能名徹九重，化走八埏。百世下望其流光，尚與太白爭高，非偶然也。師嗣丹霞淳，洞山十世孫，塔稱天童十六代住持，其法嗣為嗣宗等十四人。建炎四年，金人陷明州，時眾千二百人將散去，師止之曰：「無庸，魯不至此。」及魯登小白嶺，見神兵滿山谷，大懼而退。

塔銘(有序)

左朝請郎直龍圖閣知太平州軍事提舉學事兼管勸農營田使陽羨周葵撰

紹興戊寅春二月，詔謚故明州天童山景德寺僧正覺「宏智禪師」，塔曰「妙光」。其徒相與侈上德意，刻之琬琰傳示永久，且使來告求銘師塔。余聞中國自東漢始有經像，學焉者率以有為為功德，逮梁益甚。達磨自竺乾西來傳佛心印，佛道由是大明。至唐褒崇諸祖，有易名，名塔之號，其去圓寂已百年或二百年。今師亡未幾，而蒙上賜字褒，所以寵光之至矣！非能荷佛法棟梁、得祖師命脈、攝化緇素、為人之師，出入生死如游戲事，何以得此哉？乃摭其示世之實，序而銘之。師李姓，正覺，名也，隰州隰川人。祖寂，父宗道，世學般若。母趙氏，嘗夢五臺山一僧解右臂環與之，已而有娠，遂屏葷茹。及師之生，右臂隆起如環狀。年甫七歲，警悟絕人，日誦數千言。十一出家，十五落髮，十八游方，三十四出世。得度於淨明寺本宗大師，得戒於晉州慈雲寺智瓊律師，得法於舒州丹霞山德淳禪師。初住泗州普炤禪寺，繼住舒州太平，江州圓通、能仁，真州長蘆，晚乃住今天童。初，師過舒、蘄遍禮祖塔，夢至一山寺，長松夾道，有句紀之曰：「松逕森森窈窕門，到時微月正黃昏。」及至天童宛如昔夢，故有終焉之志。歲在戊午，被旨住臨安府靈隱寺，未閱月丐歸，於天童最久。惟祖道自達磨五傳而離為南能北秀，其後益離而為五家宗派。今溈仰、法眼二宗中絕，而臨濟、雲門、曹洞三家最盛，顧其徒未必深究其師之道，而襲其跡更相詆訶未有能一之者。師嘗曰：「佛祖之燈，以悟為則，惟證乃知。」若執其區區之跡，則初祖見神州有大乘氣象，崎嶇數萬里而來，使有方便，豈不顯以示人，而少林九年似專修壁觀者？六祖云：「道由心悟，豈在坐也？」大慧亦云：「坐禪豈能成佛？」學

者可便以是為初祖之過耶？蓋師初以宴坐入道，淳以「空劫自已」示之，廓然大悟，其後誨人專明空劫前事。惟師徹證佛祖根源，機鋒崚激，非中下之流所能湊泊。而晝夜不眠與眾危坐，三輪俱寂六用不痕，宗通說通盡善盡美，故其持身也嚴、其倡道也久，其莊嚴佛事、接引迷途亦惟恐不至。自初得戒，坐必跏趺，食不過午。所至，施者相踵，悉歸常住，間以與餓疾者。而一瓶一缽丈室蕭然，諸行方厲而一性常如，非出于矯拂也。淳作頌古令師致敘其首，芙蓉楷禪師見之曰：「僧中有此，即吾宗不墜矣！」其退能仁，受長蘆之請，適游雲居，圓悟勤禪師見其提唱，以偈送之，有「一千五百老禪將」之語，然辯才三昧自然成文，非出於思惟也。其任天童前後凡三十年，寺為一新，即三門為大閣，廣三十楹，安奉千佛。又建盧舍那閣，旁設五十三善知識，燈鑑相臨，光景互入，觀者如游華藏界海，所以輝耀塵世使生厭離以發起善根。而僧堂、眾寮、臥具、飲食器用，所以處其徒者亦皆精微華好，如寶坊、化城。又即濱海之隙，障其鹹鹵而耕之，以給僧供。末年至不發化人，而齋廚豐滿甲於他方，學者無一不滿，得以專意於道。然師所規畫人競趨之，不動聲色，坐以告辦，疑有鬼神陰為之助，而師無作相也。然則師之所在，願一見威儀、聞謦咳、效供養、誓皈依者，越數百千里襁負而至，戶外之履常踰千數，其辦道之勤得道之多獨冠一時，而識曹溪之路者必能牧潙山之牛，非因眾力推出，不肯輕以為人。當世賢士大夫亦樂與之游者，內外進也。丁丑秋九月壬申，師入四明，又命舟至越，遍見常所往來者，若與之別。冬十月己亥還山，飯客笑語無異平昔。翼旦作遺書與佛日杲禪師，且為徒書四句偈，投筆而逝。自佛日住育王，與師相得歡甚，嘗戲曰：「脫我先去，公當主後事。」及佛日得遺書，夜至天童，凡送終之禮悉主之，因舉師弟子法為繼席，識者方知二尊宿各傳一宗，而以道相與，初無彼此之間也。龕留七日顏色如生。初議荼毘以收舍利，或曰：「師嘗薙髮，有墜火中者輒成舍利。自是遺髮人所爭取，豈嫌無舍利也耶？」丙午，迺奉全身葬山之東谷。自師之化風雨晦冥，至葬開霽，迄事復雨，送者逾萬人，彌亙山谷，無不涕慕歎仰者。壽六十七，僧臘五十三，度弟子二百八十人。嗣法者：嗣宗、法智、世釗、道林、法潤、信悟、法為、慧輝、了默、師秀、行從、宗榮、法聰、清華、正光、集成、圜、法濟、明慧、中翼、法恭、子靈、師儼、師全、覺照、法海，皆於諸方坐大道場。若其分化幽遠，晦跡林泉，則又未易悉紀也。

銘曰：

師昔侍佛靈鷲山，受佛囑叅來人間，慧刀慈力鐫世頑，出入生死非其難。一性常如萬行圓，筆端三峽為波瀾，化城仍作寶所先，

華藏界海生塵寰。攝化四海奔人天，學者爭趨曹洞關，示以自己空劫前，得無所得非言傳。弟子所至闔法筵，無盡之燈耀大千，海山秀處東谷原，我作銘詩貽永年。

祭文

洪武十二年十月癸亥初八日，太白名山景德禪寺前住持嗣祖比丘原良，謹具香茗餚膳，拜祭於第十六代中興宏智大和尚之靈曰：「隰州古佛宏智禪師，於宋紹興間住持天童景德禪寺，為第十六代中興之大祖也。當時法運之隆，朝廷、縉紳諸老與天下慕道緇流，皆居衽席之中決擇大事，日不下二千數。嗚呼盛哉！嗚呼盛哉！禪師入滅幾三百年，無賢不肖咸濡恩澤，以東南草木籌量，詎能稽其萬一也？禪師昔之一出一處行高佛祖，一語一默道合古今，宜使洞上宗風翕然而振也。夫太白山川冠於浙右之勝，微師古佛再來樹中興之功，則何以恢張叢林禮樂文物之盛。萬代之下睹茲勛業，若杲日麗於中天，凡含齒戴髮者靡不得而知焉！愚也匪材，昔嘗奉旨承乏茲山，僂指歲月倏逾一紀，退席丈室依師塔左。伏觀眾屋悉皆頹圮，遂乃剋心殫力鳩工度材謀復舊觀，賴師之靈事獲就緒。是役也，始于洪武九年之秋，畢于十年之冬。越明年戊午十月八日值師遠忌，原良謹備名茗庶羞之儀秩于塔前，拜祭禪師于大寂定中，仍侑以詞曰：『嗚呼！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讓流，故能成其深。師非宿備六度萬行之願輪，則曷由樹大法之功於古今？聖人出興作百世師，千載一時惟師得之。巍巍崒堵鎮茲東谷，洞上一宗真規馥馥。昭告菲詞，深勤崖石，願師再來，為法作則。尚饗！』」

大慧杲禪師題師像讚

烹佛烹祖大爐鞴，煉聖煉凡惡鉗鎚。起曹洞於欲墜之際，鍼膏肓於必死之時。善說法要，罔涉離微。不起於座，而變荊棘林為梵釋龍天之宮，而無作無為。神澄定靈，雪頂龐眉。良工寫出兮不許僧繇知；虛堂挂張兮梁寶公猶迷。箇是天童老古錐，妙喜知音更有誰？

陸游題師像讚

死諸葛走生仲達，死姚崇賣生張說，看渠臨了一著子，諸方倒退三千里。(按：師臨歿，請大慧主後事。慧至，問：「師安在？」侍者曰：「師無恙也。」慧笑曰：「鈍鳥。」師聞遽以偈達之，有「鈍鳥離巢易，靈龜脫殼難」之語同一胠篋遺之，并誡曰：「有急嘗啟視。」師遂化去。無何，慧患背疽潰決，憶師

言，啟篋視之，乃木綿花也。用以塞創，花盡而慧乃卒。時以定兩師優劣，故有「死諸葛生仲達」云云。)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本年坊貲刻，計字三萬二千九百八十六個，共四卷，　該銀一拾九兩八錢。康熙十一年七月　　日，比丘慈遠識。)

天童宏智覺禪師語錄卷四(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